新潮

The Renaissance

第一卷　第二號

民國八年二月一日

發行者

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

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新潮 第一卷 第二號 目次

民國八年二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北京大學新潮社

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　李大釗
對於舊家庭的感想　顧誠吾
怎樣做白話文　傅斯年
怎麼是文學？　羅家倫
論中國之民族氣質　康白情
一個勤學的學生(小說)　汪敬熙
女子人格問題　葉紹鈞
法理與倫理之本質區分論　譚鳴謙
斷手(小說)　歐陽予倩
一課(小說)　汪敬熙

詩

十二月一日到家　胡適

春雨　葉紹鈞

『雪』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羅家倫

悼亡妻　顧誠吾

冬夜之公園　俞平伯

深秋永定門城上晚景　傅斯年

嘲非有君　無是

推霞(譯德劇)　宋春舫

礫𠂆掇拾——哲學數學關係史論引　張崧年

邏輯漫談(譯Jerusalem哲學概論之一章)　徐彥之

中國文學史分期之研究　傅斯年

吾國今日道德之根本問題　吳康

行爲概論(譯斯賓塞文)　吳康

評壇

評新劇本新村正　宋春舫

心氣薄弱之中國人　孟眞

中國文藝界之病根　孟眞

自知與終身之事業　孟眞

社會——羣衆　孟眞

社會的信條　孟眞

破壞　孟眞

附錄

勞工神聖　蔡孑民先生在天安門外露天演說會演講　記者

書報介紹

新青年雜誌

每週評論

附告

本號因稿件過多，『出版界評』『故書新評』兩欄暫缺。

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

李大釗

現在的時代，是解放的時代；現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人民對於國家要求解放；地方對於中央要求解放；殖民地對於本國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對於强大民族要求解放；農夫對於地主要求解放；工人對於資本家要求解放；女子對於男子要求解放；子弟對於親長要求解放；現代政治或社會裏邊所起的運動，都是解放的運動！

有了解放的運動，舊組織遂不能不破壞，新組織遂不能不創造。人情多爲習慣所拘，惰性所中；往往祇見有舊的破壞，看不見新的創造，所以覺着這種解放的運動，就是分裂的現象，見了國家有人民的地方的解放運動，就說是國權分裂了；見了經濟界有農夫工人的解放運動，就說是經濟組織分裂了；見了社會裏家庭裏有女子或子弟的解放運動，就說是社會分裂了，家庭分裂了，見了這些分裂的現象，都湊集在一個時代，凡在這個時代所製的器物，所行的俗尚，都帶着分裂的彩色，就說『現在的時代，是分裂的時代。看呵！國旗由一個黃色變爲五色，不是分裂的現象嗎？正陽門的通路，由一個變而爲數個，不是分裂的現象嗎？再看現在流行婦人的鬢髻，女孩的辮髮，多由奇數變爲偶數，不是分裂的現象嗎？一個中國有兩個國會，兩個政府；俄國裂成幾個國家，德奧匈的小民族紛紛自主，不都是分裂的現象嗎？』數年以來，我們國人所最怕的有兩個東西：一是民主主義，一是聯治主義。國體由君主變爲民主了，大家對於民主主義才稍稍安心。這聯治主義，直到如今，提起來還是有些害怕；不是說聯邦須先邦後國，就是說中國早已統一；不是吞吞吐吐的說我是主張自治，避去聯邦字樣，就是空空洞洞的

說我是單談學理，不涉中國事實。推本求原，一般人所以怕他的原故，都是誤認他是分裂的現象；所以避去他的名字不講，都是怕人誤認他是個分裂的別名。

其實這些人都是祇見半面，不見全體。現在人羣進化的軌道，都是沿着一條線走，——這條線就是達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類共同精神聯貫的脈絡。民主主義，聯治主義，都是這一條線上的記號。沒有聯治的組織而欲大規模的行民主政治，是不能成功的；有了聯治的組織，那時行民主政治，就像有了師導；一般因爲民主政治與聯治主義有一線相貫的淵源，有不可分的關係。這條線的淵源就是解放的精神，可是這解放的精神，斷斷不是單爲求一個分裂就算了事，乃是爲完成一切個性脫離了舊絆鎖，重新改造一個普通廣大的新組織。一方面是個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團結。這個性解放的運動，同時伴着一個大同團結的運動。這兩種運動，似乎是相反，實在是相成。譬如中國的國旗，一色裂爲五色，固然可以說他是分裂；但是這五個顏色排列在一面國旗上，狠有秩序，成了一個新組織，也可以說他是聯合。正陽門的通路變少爲多，婦人的鬢髻女孩的髮辮變奇爲偶，一面是分裂，一面又是聯成一種新組織，新形式，適應這新生活也同國旗上的顏色是一樣的。中國政局的分裂，南一國會，北一國會，南一政府，北一政府。俄國當此社會的根本改造的時候，這裏一個政府，那裏一個國家，一時也呈出四分五裂的現象。奧國匈國德國都是這樣。一方面可以說他是分裂，一方面也可以說他是改造一種新組織。這種新組織就是一個新聯合。這個新聯合的內容，比從前的舊組織要擴大一層，因爲個人的，社會的，國家的，民族的，世界的種種生活，發生種種新要求，斷斷非舊組織舊形式所能適應的，所能滿足的。今後中國的漢滿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那一族的隸屬；正陽門若是照舊祇有一條路，那些來往不絕的車馬，紛亂衝突，是斷斷不能容納的；方今世界大通，生活關係一天複似一天，那個性自由與大同團結，都是新生活上新秩序上所不可少的。聯治主義於這兩點都很相宜。因爲地方，國家，民族，都和個人一樣，有他們的個性，這聯治主義能夠保持他們的個性自由，不受他方的侵犯。各個地方國家民族間，又和各個人間一樣，有他們的共性，這聯治主義又能夠完成他們的共性，結成一種平等的組織，達他們互助的目的。這個性的自由與共性的互助的界限，都是以適應他們生活的必要爲標準的。

照此看來，聯治主義不但不是分裂的種子，而且是適於複雜，擴大，殊異，駁雜生活關係的新組織。多少國家民族間因爲感情，嗜性，語言，宗教，不同的原故，起過多年多次的紛爭；一旦行了聯治主義，舊時的仇怨嫌憎，都可消滅，都可了結。看那英人與法人，有幾世的深仇；當那英國的政治家引誘坎拿大人創造一種聯治，確定地方自治權的時候，英法二民族間，也曾起過戰爭；到後來坎拿大行了聯治主義，法國人的坎人變成忠於英國的順民，英國人的坎人甘心服從法人爲坎人的首領，兩個民族，却相安無事了。他們激烈的衝突，就是這樣了結。有一位 Sir Wilfred Laurier 是法國的舊教徒，多年居坎拿大的政樞，到了英國各部間起了鞏固結合的運動的時候，大家都承認這位法國人的坎拿大政治家是熱心英國聯合鞏固的一個重要人物。再看那南非洲的英國人與荷蘭人，也曾起過復仇的戰爭；一旦有了聯合作自治的基礎，那英荷二國的人，就和好如初，勃亞人 Bors 因爲享了自治的生活，也就

忠於英國政府了。我們中國自從改造共和以來，南北的衝突總是不止；各省對於中央也都是不肯服從；那蒙藏邊域不是說自主，就是說自治。依我看來，非行聯治主義，不能改造一個新中國。又如俄國那樣大的領域，那樣的雜民族，將來秩序重復，也是非采聯治主義不可。這回大戰終結，奧匈也改成民主聯邦了，德國的聯邦原來是幾個君主組織的，夠不上純粹聯邦；經這一回的革命，把那些君主皇族總共有二百七十八人，一個一個的都驅逐去了；那普魯士的霸權也根本摧除淨盡，才成了眞正的民主聯邦，據近來的報告，英國也宣布改成聯邦了。那澳洲非洲坎拿大紐西蘭諸領地，原來就是一種聯治的組織，他們和英格蘭本土的關係，不因爲這回改造有多大的變動。這回英國的改造，愛爾蘭自治與印度自治，却是最可注意的。這回左右世界大戰局的重要國家就是美國。我們須要記取美國是世界中最純正的一個民主聯邦國。我們可以斷言現在的世界已是聯邦的世界，將來的聯邦必是世界的聯邦。

上古時代，人與人爭，也同今日國與國爭，全是一樣。以後交通日繁，人人都知道長此相爭，不是生活的道路，於是有了人羣的組織。到了今日，國與國的關係，也一天多似一天；你爭我戰，常常釀成大戰，殺人無算，耗財無算。人才漸悟國與國長此相爭，也不是生活的道路；於是才有海牙平和會議，海牙仲裁裁判。新世界共和國代表五年會議種種國際的組織。這回美國威總統提議的國際大同盟，又是更進一步的組織，這種組織，就是世界聯邦的初步。本來邦聯與聯邦的區別，不過是程度的差異；邦聯就是各獨立國爲謀公共的防衛，共公的利益，所結的聯合；各國仍保留他的主權。這聯合的機關全仰承各國共同商決的政策去做。那古代的希臘各邦，後來瑞士的 Contons，德國的各邦，美國的各州，都曾行過。聯邦就是一國有一個聯合政府，具有最高的主權，統治涉及聯邦境內各邦共同的利益；至於那各邦自治領域以內的事，仍歸各邦自決，聯合政府不去干涉。那采行一七八九年憲法以後的美國，采行一八四八年憲法以後的瑞士，都是此類。我們要曉得美國的聯邦是由一七八九年以前各州的邦聯蛻化而成的；這個邦聯是由一六四三年四個新英蘭殖民地的同盟蛻化而成的。瑞士的聯邦也是由一八四八年以前各 Contons 的邦聯蛻化而成的。將來世界的聯邦，也必是這回國際大同盟蛻化而成的。現在全世界的生活關係，已竟是脈絡相通。從前德國的軍國主義，若是不打破，世界的民主政治都有危險；亞洲若有一國行軍國主義，像從前的德國一樣，中國的民主政治，總不安寧。我們的政局若是長此擾亂，世界各國都受影響。中歐的社會革命一經發動，世界的社會組織都有改變的趨勢，爲應世界的生活的必要，這國際組織，世界組織，是刻不容緩了。祇要和平會議變成了世界的議會，仲裁裁判變成了世界的法庭，國際警察如能實現，再變成了世界的行政機關，那時世界的聯合政府就正式成立了。依我的推測，這世界聯邦進行的程序，就是：(一)各土地廣大民族衆雜的國家自己先改成聯邦；(二)美洲各國組成全美聯邦，歐洲各國組成全歐聯邦，亞洲各國組成全亞聯邦；(三)合美歐亞三洲組成世界聯邦；(四)合世界人類組織一個人類的聯合，把種界國界完全打破。這就是我們人類全體所馨香禱祝的世界大同。

(一) George Herbert Palmer 有一演說詞名 Self-Cultivation in English, 出版於一八九七年，印於紐約 Crowell 書店。其中有一節言文章必資語言之助，本文頗有采用。

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什麼是文學？——文學界說

羅家倫

現在我們常常聽得『文學！』『文學！』『保全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的聲浪了。但是什麼是文學呢；不但讀者心裏常常有這個疑問，就是我心中也常常有這個疑問。我去問保全舊文學的人，他說：『文學就是文學，何須你問。』我去看創造新文學的書，書裏也還沒有提到這個問題。我急了！就去找中西的書—自然我是先找中國書起。中國書中論文學的篇幅，却也不少。最早的如應瑒陸機李充桓譚的議論，也有許多的到現在；但是一律是枝葉上的話，具體的譬喻，永沒有明明白白從文學本體上着想。劉彥和的文心雕龍，章實齋的文史通義，所論的大都是修詞的方法，文體的變遷，也總不曾爽爽快快下一條文學界說，—中國人無論做什麼事，都是渾渾沌沌，不願有個明瞭的觀念，不獨文學是如此呢！近百餘年來敢明定文學界說的却有兩個人：一是阮芸台先生，一是章太炎先生。現在把這兩位先生的話寫出來，供大家參考罷！

(1)阮先生的文學界說——『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爲文。』(一)

(2)章先生的文學界說——『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二)

看這兩條界說，都是不明白的。阮先生是個主張駢文的人，他以偶語韻文爲文，其餘的爲筆。他叫兒子阮福做了一篇文筆對，引了許多南史北史的證據，反對當時的古文。他論古文說：『非文者尙不可名爲文，况名之曰古文乎？』推究他的論調，是因爲他同當時的古文爭『正統』，所以他從根本上把文學的定義下得極窒。他這樣窒的定義，在常識上實在說不過去—因爲他胸中存了偏見—我們如何

能夠全體贊同他呢？我們於討論章先生所定的界說之先．應當從章先生所用的名詞上解釋幾句。就是章先生所說的『文』．即是我們所說的文學；章先生所說的『文學』．就是我們所說的論文學的學問．—如文史通義文心雕龍等書便是。章先生分文為無句讀有句讀的兩種。無句讀文分圖書．表譜．簿錄．算草等類。有句讀文分有韻無韻兩大類。有韻文再分賦頌．哀誄，箴銘．古今體詩．詞曲種種。無韻文再分學說．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小說種種。諸位！章先生以為寫在紙上的都是文學．那豈不是世界上的人，無論是阿狗阿貓只要能動起筆來畫一畫．就可以算文學嗎？文學就這麽不值錢嗎？這樣違背邏輯的議論．難道可以承認嗎？章先生是位小學家。他只拘於故訓．不以主觀的眼光去看文學的本體；所以他把文字 Language 同文學 Literature 兩件事渾合在一處。不知文字一物，僅為傳達各樣意思的器具。所以一部著名的英文字典說：『凡一切聲音同聲音連合而成的字句．人類用他來表白意思的．都是文字；寫的．印的．全包括在內。』(三)嚴幾道先生做了一部英文漢詁第一句就說：『語言文字所以達人意 Thought 者也；其所以達者謂之辭 Language or Speech』嚴先生所說的『文字』．就是本文所說的『字句』。嚴先生所說的『辭』．就是本文所說的『文字』。孔子說：『辭．達而已矣。』『文字』Language 這個名詞．正是這個意思；（却非劉申叔先生所謂『辭當作詞．詞與文同』(四)的那個『辭』字。）現在我們不叫他做『辭』．而叫他做『文字』．無非因『文字』一個名詞普通一點罷了。何必同小學家．一樣的咬文嚼字呢？明白這個分別，所以我們初學英文的時候．只能說我們學英國的文字．不能說我們學英國的文學；我這篇『什麽是文學？』乃是一篇中國的文字．不見得是篇中國的文。

學呢！但是文學的定義究竟是怎樣呀？阮先生的太狹．章先生的太寬．都是不合用的．我於是不能不去找西文。西洋的文學定義．雖然也不能盡同．但是有許多名人都肯明白擬定．不願含糊。現在我把幾家有勢力的學說寫下來討論討論，(五)

(1)胡思德 Worcester說，『文學是求學的結果．—就是知識 Knowledge 和想像 Imagination—寫下來保存着的。』

(2)海蘭 Hallam 說：—『文學是知識流傳在書籍裏的。』

(3)卜魯克 Brooke 說：—『文學是世間男女寫下來的思想 Thoughts 同感情 Feeling 布置得很好，可以使讀者愉快的。……若是一篇散文裏沒有體裁Style沒有藝術的性質Aristic character 且不是精心結構之作 Curious care 也不得稱為文學。』

(4)雅白 Jebb 說：—『文學必須有固定的形式 （此處所謂形式不但說是要寫下來的形式．並且說是有好的體裁 Style 同美學的質量 Esthetic Quality 的好形式）』

(5)文乃德 Vinet （法國批評家）說：—『文學包括一切書寫品凡可以綜合的以作者生平．畢現於他人之前的。』

(6)高考爾 Gauckler （法國著述家）說：—『文學是一種字句的藝術 L'art de la Parole 所含的種類為詩 La Poesie 散文 La Prose ecrite 和演說 L'art oratoire』

(7)安樂 Mathew Arnold 說：—『文學是個很大的名詞．一切的寫出來印出來的文字．一律在

內。如游克理的幾何原本（Euclid's Elements）同牛頓的學理之原 Newtons's Principia）都是文學。』

（8）赫胥黎 Huxley 說——『文學就是美麗的文字 Balles-Lettres』（現在西洋有許多字典家做文學的注解說：『凡表示感情的著作除了確定的科學同藝術而外都叫他做 Belles Let'rcs』也是受赫胥黎影響而說的話。）

（9）商德爾 Saunders 說——『文學是心靈活動的途境同結果。文學的要質就是體裁 Style 和論述 Treatment 因爲那二件是眞正能搆造好文學的。』（見商氏叔本華文學的藝術一書的敍言 Pre'ace to Schopenhauers' "Art of Litera'ure"）

（01）波斯納 Possnett 說——『文學包括的著作（不分詩文）不但是能表現回想的，並且是能表現想像 Imagination 的；他的目的不但是教導國人與發生一種實際效用的，並且是要給一種愉快把最大多數國民的所以文學是普遍的 General 不是特殊的學問 Specialized knowle'ge』

（11）黑德森 Hudson 說——『文學只是這種書組合而成的這種書第一，能使他主要的道理 Reason of Su'')j ct-M.st.r 同論述的神情 Mode of Treating 對於最大多數的人類有興趣的 General Human Interest 第二，他的形式的本體也能使人愉快的。』

（21）安麥生 Emerson 說——『文學是最好思想的記述 A Re ord of Best Thoughts』（最近第十一版 Encyclopaedia Brita nica 說『文學是寫下來最好思想的最好表現 The best Expression of the B:st Thought』大約也因根據安麥生的話。）

（13）巴斯康 Bascsm 說——『一國文學的生命必定是才智的，情感的，而且是很完備的很合於藝術的。若是沒有這種的妙境．使 有永久的價値．那就不成其爲文學。單有思想．也不能成爲文學。文學是各方面都完備的．各方面都相稱的而且有精美的形式的。……藝術的性質是文學裏很重要的一件事。』

（14）馮克標準字典說——『文學是寫的印的從人類心理綜合而成的出品。這種出品必定有高尙健全普遍的思想有適當純粹美麗的體裁而且是合於藝術的搆造』（按此說出於 Standard Dictio'i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一書一九零四年本該書爲馮克等二百多專門家所合編．也是一部很有勢力的著作。）

（15）韓德 Hunt 說——『文學是寫下來的思想的表現 Writt:on Expression of Thought 有想像 Imagination 有感情 Feeling 有風格 Taste 能使普遍人類的心理覺得明瞭感着有趣．却非專門學藝的形式 Untechnical Form』

除了以上幾條之外近來還有許多大學者說：『文學是人生的表現和批評 Interpretation And Criticism of Life』這個話也是極有道理極有勢力的。我們既然知道各家的學說現在可以開始批評；試用科學的方法歸納出一個界說來罷！從第一至第十三的各條界說都是不完不備的。因爲他們。

只能解釋文學的一部分，而不是文學全部的界說。十三人之中安樂也是極有文名的，他做『文學與科學』Literature And Science 一文分明說文學的責任是要爲人類保全美感，指導操行 Beauty And Conduce 但是他爲了同赫胥黎辯難，又意氣用事，把文學界說定得極寬，同科學去爭領土，與章太炎犯了一樣的毛病。赫胥黎是科學家而兼文學家；他祇說文學應當美麗，而不知美麗祇是文學性質的一部分，並非全部分，所以他同阮芸台的見解差不多。第十四條雖是很好的界說，但是過於偏重藝術同形式方面，而對於文學的精神方面稍爲忽略一點。第十五條韓德的話實在是含蓄最深各面俱全的一條極好的文學界說，他用『風格』Taste 一個名詞，雖然能包括藝術體裁種種方面所能發生的意義，但是過於含渾一點，易使讀者不能明瞭。而且韓氏對於文學本身的體用，似乎不免欠闕，可以有斟酌的餘地。最後一說對於文學的體用方面，說得非常痛快，却對他方面又不免有所忽略，不能成一條完備的文學界說。文學界說，本是極不容易定的，因爲文學的內含極大，外周極寬，其本質又極微妙。文學不但是表白思想的 (Expression) 並且是深入人心的 (Impression) 不但是興到而成的 (Aspiration) 並且是神來方就的 (Inspiration) 不但是人間的知識 (knowledge) 並且是世上的威權 (Power) 不但是已往時間的出品，並且是最高理想的策源；不但是個人一生的總的，並且是世界生命的結晶；是愛，是憎，是喜，是悲，是雄心，是實事，莫不活潑潑的現在文學裏面。一篇文學有一篇的精神；有一篇的采色；有一篇的特性。文學是容易許的嗎？文學界說是容易定的嗎？個中人應當自知甘苦了！現在我歸納各家的學說，覺得凡是眞文學都有以下幾種要素：

（一）文學是人生的表現同批評　現在許多大文學家都說文學是人生的表現同批評 Interpretation and Criticism of Life 這句話眞是很有道理，眞是文學發生的根本原因。他人問我文學是因何而有的，我說：文學是因爲有人生纔有的；若是沒有人生，就沒有文學。人生對於現狀有興會的地方，要靠文學表現出來。人生有對於現狀有不滿意的地方，也要靠文學表現出來。總之人生一日離不了愛憎悲喜種種的情緒，就一日離不了文學。所以文學不但是表現人生的，並且是批評人生的。明白這個道理，纔知道文學的本體，文學的實用。

（二）最好的思想　要表現人生同批評人生，不是容易的事，必定要一種很好的思想。繆勒 Max Miller 說得好：『哲學是思想的科學 The Science of Thought 文學是表白思想的科學 The Science of the Expression of Thought』安麥生方纔也說過：『文學是最好思想的記述』凡是何以留傳的好文學，裏面總是有思想的——而且是有最好的思想的。因爲思想好，所以能把人生表現得好，批評得當；所以能得人類的愛好心。所以堆字疊句同康熙字典一樣的江賦海賦同印板式的某生某翁的小說，不能算是文學。

（三）想像　想像是文學裏最重要的要素。文學家論一件事，說一件事，總要設身處地的設想；以自己的想像喚起他人的想像，使讀者腦筋裏髣髴有一幅畫圖，也如身歷其境一樣。讀了水滸裏的武松打虎，就提心弔胆，覺得有一隻黃斑大虎猛撲過來。讀了紅樓夢裏寶釵黛玉的生活，就覺得蘅蕪院裏瀟湘館前的一花一木，寶玉黛玉的一顰一笑，都歷歷如在眼前，一世也忘他不了。這纔眞是文學

家的手腕呢!

（四）感情 人生是個感情的動物文學又可以算是感情的出產品文學家總要以自己的感情衝動他人的感情;以他人的感情融成自己的感情所以文學不但是主觀的並且是客觀的不但是要寫自己的抑鬱牢騷的並且是要寫他人的悲歡離合的總之文學的第一要義是要喚起人類的同情讀了戴登 Dyden 的軍前宴 Alexanders' Feast 就會生出崇拜英雄的氣慨;讀了虎特 Hood 的縫衣曲 Songs of Skirt 就會生出憐惜女子的情懷讀者自以為可泣可歌可驚可喜那知道他早被文學家玩弄於掌股之上了。

（五）體裁 人人都說某人的文學有某種的體裁但是什麼教做體裁呢?不但我說不出就是近代論體裁的文學家哈禮孫 Proderic Harrison 也說不出他只能說:體裁是不能教的不能學的只能心領神會的其故因為文學的形體各有不同;文學家所秉的性氣又因人而異就各異的性氣緣附在不同的形體上所以發生什麼叫做體裁（中國人千定不要誤會到什麼筆法文例上去）所以我們讀一篇好文學,總覺得作者的性情容止人格都是躍躍欲現讀莎士比亞的著作決不會誤會到彌兒敦上去;讀陶淵明的著作決不會誤會到王摩詰上去—就是這個道理就是文乃德所說『文學能以作者生平畢現於他人之前』的話。

（六）藝術 有了思想想像感情體裁種種東西也不能不有一點藝術的手腕來補助他因為好修飾也是人類的一種天性分明是一帶蕪廢的東籬把陶淵明一布置就成了詩景分明是一座荒凉的鈷鉧潭西小邱把柳子厚一修飾就成了畫圖所以每篇文學裏面總要有幾處『匠心獨出』的地方。但是按照美學的道理藝術只能輔助天然的美使他愈增其美決不能以天然的美來強就他的藝術以天然的美來彊就藝術那就是矯揉的殭死的矯揉的殭死的就不成其為美西施的美決不在搽粉約翰孫的夫人再搽粉也不好看所以希臘主張畫裸體美人我們主張做白話文學都是這個道理若是從極細微的曲線裏能夠表出自然的美來纔眞合乎美學的原理纔是眞正的藝術呢!

（七）普遍 人類的審美感情想像種種性質都是人類普遍的天性都是一觸卽來的文學家的責任就是用這種普遍的靈敏的感覺為人類保全天眞何必轉灣摸角重牆疊壁有意使他人不懂呢?又何必正色厲聲現出張天師捉妖的神氣來呢?若是待讀者查幾十遍字典都還不能全懂的文章同讀者看了同遇着凶神惡煞一樣的文章還令讀者有什麼同情什麼美感呢?所以堆疊晦澀同『代聖人立言』的文章只可以算是少數人的符咒不能算是人類的文學人類的文學是明瞭有趣合於人類普遍心理的（此處所謂有趣係包括美學上一切的興趣）

（八）永久 我們得了一個好思想總想牢牢記着;見了美人同名畫總是戀戀不捨;難道保存人類思想世間眞美的好文學就聽他作過眼雲烟嗎?永久實在是文學的一種特性眞好的文學是經過多次的淘汰的—是經過多次淘汰而不磨滅的文學永久的價值是從以上七條性質決定不必從界說中另行定出但是界說裏必定要說他是寫下來的因為是寫下來的方可以永久保存這是邏輯上作界應有的手續省不了的。

從以上八條看起來文學的體用同特質.我們大概已經明白了;以上各家學說大致已經歸納無遺了.韓德界說中却還沈重聲明『非專門學藝的形式』Untechnical Form 這幾個字.我以為就以上文學的體用同特質而論.文學已經明明白白不是一種特殊專門的科學了.現在歐美的批評家對於吉朋的羅馬興亡史同柏格森的時間與自由意志等書的文章.雖然也稱讚他們做得好.但是不承認他做正宗的文學.祇可供文學家的參考.所以我們也不必為對待現在普通的遺傳觀念起見.就把這話定在文學界說裏.我們就歸納之所得的文學界說只是:—

文學是人生的表現和批評,從最好的思想裏寫下來的,有想像,有感情,有體裁,有合於藝術的組織;集此衆長,能使人類普遍心理,都覺得他是極明瞭.極有趣的東西.

文學的界說.大概是如此了.但是我們回頭看中國的文學是怎樣呢?從這個地方看出我們中國文學裏有幾種同西洋文學根本不同,且同文學原理背謬的性質來.(就最大多數說法,自不能無例外.)第一.西洋文學是表現同批評人生的.而中國文學不但批評人生的沒有.並且連表現人生的也很少,大都浮浮泛泛.渾渾沌沌—沒有確切的人生觀.真是我們中國人一個最大的通病.第二退一步而論.中國文學裏雖然也有表現人生的著作.但是他所表現的.乃是著者個人的榮枯.而不是人類共同的感想;若是著者自己沒有榮枯,他就永不願產生文學.(六)西洋文學家却多半從主觀而外.還能以客觀的觀察.喚起人類的同情.第三.即再退一步.就中國文學家述個人榮枯的著作而論.也都是說謊的.不近人情的.—看中國名人述懷寄感種種的著作.就知道.『假』字真是中國文學的第一個特性呢!—而西洋文學家.則往往肯說老實話.事事能求其真.第四.西洋文學所重的.是骨子裏普遍的思想同美感.為普遍人類的心理.可以領略的;而中國文學.祇講字面上的雕琢.供少數人的玩具的.第五.西洋文學是極力發揮個人情緒.極有興趣的;而中國文學祇是擺出道學先生的面孔.代聖人立言的.總之西洋文學是切於人生的.中國文學是見人生而遠避的;西洋文學是為喚起人類同情的.中國文學是為個人私自說法的;西洋文學是求真像的.中國文學是說假話的;西洋文學是平民的.天然的.中國文學是貴族的.矯揉的;西洋文學是要發展個性的.中國文學是要同古人一個鼻子眼出氣的.所以從藝術而論.中國文學却很有在博物院裏的價值.就文學的體用特質而論.我們中國文學還慚愧得多呢!

有人說:『你這番話只知道崇拜西洋文學,把中國文學說得太下不下去了.你何不把西洋文學的缺點也駡一駡呢?』我以為我既無好感向西洋,亦無惡感對中國.我所說的是從我比較中得來的—是我求學的所得.是我良心的主張.我祇知道學問藝術是人類大公的真理.祇是有一個的.我不知道有什麼國界的分別.我還以為一個人自己知道自己的短處.總還有改良的一日;若是自己祇知道自己的好處.那真不可收拾呢!況且我們學他人,總是學他人的好處,何必學他人的壞處.以我們自己的來比他人的,已經慚愧多了.我們配駡他人嗎?若是我們真知道文學的真義.同中國文學的缺點.我想中國現在所需的是種什麼文學.讀者是可以不言而喻的了!

八年一月一日

（一）藝經室全集第三集第二卷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二）國故論衡文學總略。

（三）Standar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四）劉師培中古文學史第四頁。

（五）以下雜採 Hunts' Literature, 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Hudsons'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Longs English Literature 及其他等書。

（六）桓譚新論求輔篇中所謂「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采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廣聘俊士使著文作書。太史公不典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揚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可備此例。

論中國之民族氣質

康白情

此文草於三月以前，付印後卽覺深多疏漏：爰於此再版時加以增删。夫今日以昨日爲未足，明日又以今日爲未足，夫固學問之常經，而不肖之所不勝忻願者也。

八年三月七日，著者。

（一）氣質維何？

於論民族氣質之始，而詞費以述氣質維何，此論者所至引以爲無聊，而又不容已於一述者也。吾國學識遲滯；學術上種種名詞，在今日學問界多乏明確之觀念。觀念之不明，尙何條理之可論？則誠不可不釋氣質之名而界其義。

氣質云者，固非吾人所特具，而凡諸生物之所同有也。生物之爲一以上之組織體者，其感於刺戟而爲反射運動。蓋不止運動於外部，必更反射於中樞而刺戟之。其意蓋謂，苟得中樞之滿足，則動作於焉可已，否則頻頻續動而再計整調，不至滿足不止也。故以表中樞之滿足若不滿足者，生物動作之最後判斷；而爲此最後判斷時之中樞狀態，乃判斷之標準也，爲此中樞狀態者，於多少已發達之生物間常有之，謂之其物之氣質。（見元良勇次郎心理學概論第四二七葉。案，氣質之說，自古有之，宋儒所謂『氣稟』者也。諺云，『讀書以化氣質』。是古以承諸先天者爲氣質，而今則稍廣其義，雖化自讀書而後者亦隸之，其微異耳。譯當英德意諸文之 Temperament：一源於法蘭西文之 Temperament；再源於拉丁文之 Temperamentum；而濫觴則遠出希臘語『克拉諦斯』(Kradis)。『克拉諦斯』者，混合之義，而拉丁文其譯也。蓋古者以感於天者有燥溼寒熱之分，見於氣分遂有液汁混合之異。液汁之爲類凡四：曰血；曰黏液；曰膽汁；曰黑膽

汁。其混合於體內之成分，因人而有等差。液量既殊，氣質以別。此希臘醫祖，希諛克惹特史（Hippokrates）之四分法所由立也。加倫（ClaudiusGalen）援用其法而定氣質表，至今仍之。後稱富於血者爲多血質（The San-guine），饒於黏液者曰黏液質或淋巴液質（The Phlegmatic or the Lymphatic）。以蒼顏爲淋巴液豐剩之徵也；充於膽質者曰膽汁質（The Choleric or Bilious）；溢於黑膽汁者曰憂芋質或神經質（The Melancholic or the Nervous）——則皆近世之新號也。吾土有脾氣膽量之稱。漢代陰陽家以五行傅會官體，而析心腎肝魄肺之說，復見道於方士丹宗。何莫非基於臟腑功之一見也！約定俗成，易呼不易：文字之蔽，學者病之。然吾徒不必有渾身是膽之思，而互喻乎膽大如天諸語；固知其周延之酒移也久矣。名以示指，又何難焉？

考之下等動物，固無吾黨之所謂氣質者。然其細胞核之性質，契乎氣質以表自身之性向，Inclination 其可爲判斷最終之標準一也。則是氣質者，假以定吾人之個性；而細胞核之性質，則以定其物之個性者也。釣鐘蟲之核，有釣鐘蟲之個性；喇叭蟲之核，有喇叭蟲之個性：極至阿米巴 Amoeba 原生動物也。亦有其核，卽亦必有其個性。人之個性，命曰氣質：則氣質亦未始不存於人身之細胞之核，可斷言也。細胞核之個性，斥異而引同。己之可得同化者，同化之；不可得而同化者，擯除之。因而細胞涵育之揀擇作用以行。且同時續行其嘗試錯誤之二法，排異添新，重加調鰲；反覆勵行，遂證圓滿之果而爲氣質。然而幾經錯誤，務爲適應，而氣質之與生性，亦少少異矣，故知氣質者，由經驗之重積而來，而已往一切經驗之總和也。經驗有二：一者生自統系；一則得之個體。得之個體者，一己之閱歷，此個人氣質之所以異也。生自統系者，嬗衍之遺傳；此民族氣質之所以抽異而得同也。

古有勿爲氣稟所拘之訓：勿爲所拘云者，恆所爲拘之反證也。則其潛伏中樞，默操判斷，而左右人之思維行徑，益可借鑑矣。古希臘之醫宗以氣質之偏，歸根體性：謂血多者其性浮，黏液黏液痰質也。謂多者其性冷；膽汁多者其性熱；黑膽汁多者其性鬱。希諛克惹特史倡之，加倫宗之而爲氣質之四分表。說見前注嗣有史塔爾 Stall 哈勒兒 Haller 諸輩，均爲氣質之說。然皆囿於生理病理之例證，而未嘗爲心理之解釋。有之，實自康德 Immanuel Kant 始也。康德分氣質爲感情性與行爲性之二大別。感情性之中，興奮易而疲勞速者曰多血質；反之曰憂芋質。Melancholic 一字，經希臘拉丁諸文推禪而求，語源爲 Melan+chole。Melan 者黑之意，Chole 則膽也。延及近代，已失黑液汁之原旨，直訓憂芋。猶日本語訓『面白』爲有趣而失『面白』之本然也。行爲性之中，興奮易而經過速者曰膽汁質；反之曰黏液汁。其後落芝 Rudolf Hermann Lotze 討究氣質與年程之關繫：以幼兒期屬多血質；少年期屬烈情質；The Sentimental 成人期屬膽汁質；老年期屬黏液質。至翁特 Wilh Wundt 則於感情變化之遲速强弱，求四分法之基礎：其速而强者謂之膽汁質；遲而弱者謂之黏液汁；遲而强者謂之憂芋質；速而弱者謂之多血質。且以一人常具數質，鮮屬一質者，並贊同男女種族互異氣質之說焉。見 Wundt, Princi le of Phisiolgical Psychology. Vol. 2 trans.by E.B. Titchener. 若夫氣質屬性之表見於外者，互有短長，世不乏詳密之紀述。大抵屬於膽汁質者，其體彊，其志堅，感情淡泊，思想敏銳，富於獨立性，而鮮惑於外物；其德忍耐而果敢，高尚而眞摯；敝至粗傲殘忍而剛愎自用。屬於黏液質者，其體肥，其性疏，感情薄弱，思想簡陋，記力不强，而作爲少熱心毅力；其德恬淡而圓融，沈潛而謹樸；敝至頑鈍媮嬾，而枯寂寡歡。屬於多血質者，其體輕細，其性好動，感情豐美，思想敏活而善機變，惟幹事則乏貞固之操；其德軒昂而颯爽，快活而敏給；敝至輕佻狡僞，而欺飾善詐。屬於烈情質者，用烈情質之名，從洛芝也。其體瘦長，其性孤僻，感情纏綿，思想深沈，與人多疑，而臨事寡斷；其德嚴肅而堅忍，馴謹而緻密；敝至柔懦杞憂而邑於善嫉。是蓋敎育學者之公言也。於尋常心理學書中，以 Ladd, Psychology Descriptive and Explanatory 一編言爲較詳。

夫陳義雖繇。取一而已。古之氣質四分法其所據於生理者本不與今之學術相契。而今之學術，果能爲千古之定則與否，亦在未定之天。然區人之氣質爲四，實出宏富經驗之結果。且後之學者，殫慮而爲新分類者雖多，而果有所得者無一。則爲尋繹之便而循四分之法，實無不可之可言也。涉於年程男女之理，爲個人心理學之論質。於此無與，一人多質，二質共性（謂二屬行爲性。二屬感情性。）兩說，有深符於事例者。融會康德翁特之間，就個人表象符乎已然屬性者，歸納而求其氣質，復以見聞所及，根其氣質，紬繹而闡其公性，斯是篇之論域也。

（二）民族氣質緣何而定？

氣質爲已往經驗之總和，前既略言之矣。而民族云者，乃享有若干遺傳性之個人集合體也。（見 Alfred Fouillée. Esquisse Psychologique des Peuples Européens）然則謂民族氣質爲享有若干遺傳性之個人。集合體已往經驗之總和，夫又何疑乎？是求得民族已往經驗之總和，卽其氣質之所在也，

昔孔德（Auguste Comte）之創治社會學也，嘗類之爲動靜二端，其誼於民族氣質亦無不容也。自其靜者觀之，民族氣質原於種族及自然環境；自其動者觀之，乃爲心理學上社會學上之元素。前者指最適於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之種族淘汰之結果，後者謂民衆之歷史境遇及其知力審美道德等之內衷發展也。約言之，民族氣質之鍛自經驗者，可切爲縱橫之二斷面：卽縱斷之面爲先天統系之遺傳，身心交冶於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之中；橫斷之面，爲後天個體之閱歷，亦心身交冶於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之中者也。然此日統系之遺傳，卽本諸往日個體之閱歷；此日個體之閱歷，又將爲來日統系之遺傳。演化幾微，難見端倪。則譔之近例，測諸往蹟，其效正均耳。（案，漢書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其於風俗二事，默辯天人，猶謂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也。）

人間任達如何巧智，絕不能外天地而自存：此自然環境之奴人，孟子所以爲『居移氣養移體』之談，而西士所以有歐道方人而爲『人之如何視其食物如何』之語者也。（見 Dr. Willy Hellpach, Die Geopsychischen Erscheinungen 序論。案，予猶未能覩德文，所見乃日人渡邊徹之譯本也。又本篇論心理關於風土諸說，多取義是書。）淮南子曰，『食肉者勇敢而悍；食穀者智慧而夭』（斷取墜形訓）事理昭然，勿俟例辨。人之營生，未脫獸性；則氣質之成，其有資乎食物也審矣。此自然環境之影響體功，人所共見者也。若其影響心性之端，則以風景天候爲顯著。蓋人者，富於美感者也。苟非劬苦力役，則無時無地，不有天然之美之迹象，緣感入心。一局美矣，而心猶以爲未饜；必以一局之眞美，推想全局之或美；爰藉江山之勝蹟，曲凝匠心之雕繪。其移人爲何如矣！惟風景之交感人心也，不關於美術家或純屬美學上之鑑賞，而重在許全功於自然；於是風景有非屬視覺之性者。卽音也，響也，香也，味也，觸覺溫覺冷覺乃至痛覺之諸誘因，莫非構製風景之美之元素也。然風景之成，實包地上天下一時所呈之表象，非局於久存不易之景物；是天候亦與有力焉。如雷雨霜雪南風蒸暑地震諸象，每足以奪人美感而令起不愉之情是也。至若大地之撼動，之溫度，與夫其中之成分，之濕氣，之壓力，之電量，之放射線，又若大地之溫度，之運轉，與夫其中之成分。之濕氣，之壓力，之電磁氣，無不時時在在，與人身心以隨化之機。故徵驗天候之於測定民族氣質，亦屬不可少也。雖然，凡所前陳，猶皆左右氣質之輔因，其主因則尙別有所在。是不得不歸諸氣候已。十八世紀頃，學者多信民族特性及由是所生之一切組織皆

出於氣候之誘導；惟朽謨 David Hume 則力反之，並於國民公性依自然影響而定之說，亦加疑貳。惟今日學者，則於氣候之因緣而外，復加社會環境人種素因以為之說，而謂民族性之型成，其大故可歸於氣候，猶不獨為俗論，即殫精孳闡者之間，亦不尟主張之者——理出於事，固不容成見致疑也。如寒國之人肥，熱國之人瘦，寒國之人其性靜，熱國之人其性浮；事態彰明，不證而喻。然使兩地易處，則二世之後，其既適新境之裔，乃不肖於其先，而轉肖於其隣。又如天寒則餐飯加，天暑則食量減。寒地營衛難而體牢，熱地營衛易而體肥。氣候權變，寧不謂然？黑爾拔哈博士 Dr. Willy Hellpach 曰，『人種乃至族姓間之根本差異，實因乎氣候作用，』見所著 Die Geopsychischen Erscheinungen 即以此也。要之，化工成物，劃績綦難；凡匪人為，要歸天運。人身不外物質之為體，斯不免洪鑪之陶鎔；人心不外物力之為用，斯無逃大化之驅遣。自然環境，感合身心；身心互推，而氣質因以寖化矣。案，吾國故籍之繫於諸夏民風者：言『境異』者，有地官大司徒，淮南子墜形訓，酉陽雜俎廣知境異二篇及談撰；言『方異』者，有素問異法方宜論之病理說，淮南子墜形訓之體態說，及談撰之心性說。然皆廡略而不精，不足取也。至管子水地篇以水性解諸國之民風，詩緯含神霧以地勢協各邦之音律，則又理愬臆度，事悖時宜。故吾於此，惟一切屏而棄之。

且夫人，羣蟲也。人不能離羣而索居，即何能倖免人間之鞣矯？是以仲尼嘗鑄顏淵，而楚人卒咻齊傅。故曰，『人自其思考感情行為言之，乃教育階級社會時勢之所生，』此『人之如何視其食物如何』一語而外之第二詮言也。人生而居家庭，長而入學校，壯而應事接物；受種族之貽，歷史之賜，友生之助，風俗之累，身分之拘囚，禮教文物之渲染；故習尚信仰道德審美等之心之本色，不啻如白之受采而呈斑駁炫縵之觀。且即體量亦然：如初民穴居而野處，茹毛而飲血，沐風而櫛雨，然而肌理韌彊，健安耐老；後人采椽之不足，易之以畫棟；熟食之不足，易之以膾炙；羽革之不足，易之以羅綺；然而官器脆弱，百病叢生。是物利之享用，固文明有以賜之，而天能之消褪，亦文明有以奪之；是皆不可不推功社會環境者也。惟文化開拓之早遲，俗習演成之原委，每視天時地利為趨移，而社會環境之與自然環境，乃形因果相尋之勢。進言之，所謂社會環境之素因，仍不失為自然環境所軀迫而致。其及於民族氣質之功效，固終以自然環境之力為鉅也，

然則就一地一族之自然環境諸要端，推論而定其民族之氣質，從而以社會環境諸特色，例證其易見之通性，孳討之要，蓋無以愈於此矣。

（三）綜觀中華國民性之不可能

史稱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成湯受命，其存者三千餘國。武王觀兵於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有周武成，封公侯附庸之屬，蓋千八百國；東遷之初，尚存千二百國云。其數之信否雖未足徵，而其部落之多，各自為政，不相統屬，則固概乎其可勿疑也。農國重遷，漂徙不易，同族分處，久且歧貳；況種族紛紜，而益以治道別出乎？是故管子詩偉見本篇第二章注而後，如漢書隋書宋史元志皆以『區域』為風俗之說，雖治出一宗，而終不能如近世學者綜合而為全國民公性之推究者，則以地廣種雜，視漢以前有加而無少也。今日而欲綜觀中華國民性，其難亦正不減於前代。請申其義——前不云乎，氣質者，緣乎自然與社會之二環境而定者也。自其大者言之，國人所處於氣候地理種族諸端之因果為何如者？中國者，地兼溫帶亞寒帶熱帶者也。寒國煖國熱國之人民，其氣質同乎否乎？中國

者，以四大山脈爲之脊，三大河流爲之帶，而以沙漠高原隰地山岳等爲之衣被者也。山川之間阻，水土之不均，風景天候之歧別，人民之限於地勢者太異，其氣質同乎否乎？中國者，又以苗漢蒙古通古斯回回圖伯特諸族之親支爲之國民者也。各族有各族之疆域，斯各族有各族之特質；各族有各族之種性，各族有各族之歷史，斯各族有各族之精神：并諸民族而一之，其氣質又同乎否乎？且學者之定歐洲諸國之民族氣質也，以英人爲特具同一之心性，然恆去五方雜厝之愛爾蘭及山陵高抗之蘇格蘭而不校。良以一國氣候地理種族之不齊，卽難强測其國民氣性之無貳也。故有爲中國民族氣質之考定，而貿然斷言中國人爲某氣質，某特性，某氣質，某特性者，非愚卽誣也！

然則卽以各族爲本位，比而論之，可乎？曰烏烏可！夫以族爲本位者，必其族獨善自封，與他族無混血之干繫，始有純粹之民風。今中國之國民，則由歷代戰爭而生之混血民族也。姑以漢族論之。漢族之來源，世尙乏確切之考據。拉克伯里（M. Terrien de Lacouperie）以爲來自加爾齊亞巴比倫，其古代自稱『百姓』者，猶謂一百族，姓卽巴比倫語『巴克參』（Bak Sang）之音轉也。（見所著 Western Orige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白河次郎國府種德合著支那文明史，引之甚詳。）縱令其言而信，而漢族云者，於定名時已非百姓之舊矣。禹貢之所紀，有鳥夷，茅夷，淮夷，三苗，西戎諸氏。其見於春秋經傳者，有戎蠻，肥，鼓，陸渾，鮮虞，無終，潞氏，廧咎氏諸九州夷裔，參錯於列國之間。此數氏者，皆百姓以外之族胤也。然至漢季，除苗蠻而外，其見於域內者，已無復夷族之迹。豈已殲滅無遺類歟？亦同化於百姓，而遺棄其夷籍云爾。且漢族之所恃以爲與他族之幟別者，以其有漢姓也。而漢姓則可假而致也。書曰，『錫土姓，』是漢以前之百姓，且不必其爲百姓之舊也。漢以來，殊俗震於漢威，命吾民曰漢族。於是文教所被，凡民莫不有姓，卽漢姓也。自婁敬之賜姓，而國外之族亦姓之。晉世五胡亂華：於匈奴則有劉淵劉曜；於巴氏則有李雄李壽；於羯則有石勒；於羌則有姚萇；於氐則有呂光符健；於鮮卑則有慕容垂。其後宇文拓跋蜚起，而中原全淪於胡。至唐尊李聃爲鼻祖，尤爲千古之笑談。凡所敷陳，皆他族效漢姓，而至今明認之爲漢族者也。且漢族素以寬大鳴於世，無種族畛域之見，苟非他族拒漢族通婚，漢族絕不拒他族通婚也。故唐代以來，遷客之謫居南中，久而與苗族同化，寖奪其權而爲之酋者，所在有之。元清兩朝，俱以非漢族入主華夏，通婚他族之禁約雖張，而民間之自由締好者實衆。今則餘族競易漢姓，競妻漢子，競妾漢婦，競以其宗附託漢氏族譜之典故。（予嘗至一馬姓回子家，其自撰楹聯乃用伏波史遷之故實，以衒族閥云。）將見若干年後，舉國同風，雖有欲爲非漢族者而不可得矣。是故漢族者，經悠遠之歷史，由多數近似種族之混血而成者也。勿論慕容拓跋諸姓，在今日不能自信其爲非漢族；卽據世傳爲百姓之嫡裔者，苟非以血氣用事，亦決不敢自信其必爲漢族也。夫中國之人數繁而領域廣者，固莫漢族若矣。漢族之公性之不可概覩也已如此。今欲究全國民之氣性，舍爲自然劃域之分論，將何以哉？（案羣學家宗法社會之原則，予猶疑之，故如前云。）

〔四〕全國國民氣質分論之平衡及其概較

氣候地理種族諸因之不齊，而中國民性未可以綜覩，既如前述矣。苟有叩我者，自然劃域之平衡烏乎定？則將應之曰，定於氣候地理種族之諸因也。中國地域，因緯度之高低，及四大山脈之橫亘地表，而氣候以別。其間民族之緣徙，亦以局於地勢而形天然之區劃。由西藏而北而東，所經青海隴西新疆蒙古

滿洲之地，不外山岳大漠，而皆屬大陸氣候；所住民族，如通古斯蒙古回回圖伯特等，其所用之語言，又均屬關節語族：則僅以種族爲分宜也。苗族之支姓雖繁，然皆處於西南諸省之深山窮谷，其所受自然與人事之影響，幾有同一之致：則僅統之爲一族而論之亦宜也。惟漢族之食邑，不惟普徧本部南滿；抑且遠僑南洋，差別過殊，乃不得不於種族之外覓生涯矣。北嶺山脈，自中崑崙之總幹，蜿蜒而東，使黃河揚子江二水各匯其流入海，於是北嶺以北之地，近乎大陸性，而以南者爲非大陸性。此天之所以界南北也。是故黃河流域，北限陰山，南止北嶺，其氣候和於塞外而烈於南中；土壤深厚而地多平坦；此應別爲一屬者也。南嶺山脈之末稍，東爲大庾仙霞，橫隔揚子江珠江下游之地而二之：揚子江下游之域，地多原野湖澤，氣候寒暑俱甚；珠江下游，內多邱陵而外沿海岸，氣候有熱而無寒：此則應各爲一屬者也。至若揚子江珠江上游諸地，山巒起伏，細流綜錯；土質之肥瘠不均，地勢之險夷無定；夏不過熱，冬不太寒：此又不可不另爲一屬者也。由是本自然之區劃，而得相異之屬九焉，一曰北省；二曰東南；三曰嶺南；四曰西南；——皆漢族之所居也，——五曰滿洲；六曰蒙古；七曰回回；八曰圖伯特；九曰苗戶：——則以其族名而定也。其各屬居留之分域，例如左表，更爲各屬屬性之比於其次：案，名以指事，未嘗有精義於其間也。

屬別	居留分域	人口概計	每方里人數
北省	隴東直北及秦晉皖魯諸省	一三三・四四二・一〇三人	九一・八九人
東南	蘇浙皖鄂諸省及湘之長沙湘潭贛之北部	一一七・五九一・〇〇四人	六六一・九四人
嶺南	閩粵二省及浙之溫州台州處州	五六・〇八七・二九六人	四八一・六三人
西南	川湘桂滇黔贛諸省及陝之漢中與鄂西	一五三・〇七〇・二三二人	七一・七六人
滿洲	關東三省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人	一一・一〇人
蒙古	內外蒙古青海及額魯特蒙古	二・九六二・五四四人	〇・三一二人
回回	新疆及隴省西部	二・八六・五五四人	〇・二一三人
圖伯特	西藏青海	一・〇五〇・〇〇〇人	〇・五人
苗戶	西南諸省之土司屬地及西藏屬三十九土司青海屬二土司		

右表人口概計，乃案謝觀本國地理政治區劃並拜特別區域於舊省區相加而得。每方里人數，則就同書所表斟酌其所屬省區最低與最高之數而定也。

據右表觀之，各屬居留地域與住居者之密度，以圖伯特爲最稀，蒙古回回滿洲次之，北省西南嶺南又次之，而以東南爲最稠。就此表言，北省蓋稠於西南，實際不然。蓋滇黔之土司屬域，未嘗除去以爲平均也。大抵人煙稠者，其文明之度較高；而以人滿之故，其世風亦較漓。果爾則某屬與某屬文明之度，誠僞之風；不難按圖而索之矣，苗戶屬域之密度雖未詳，然以予所聞，殆同於西南諸省。然而文化澀滯者，則以故步自封，不與外人往來故也。自然環境所影響於人心之效力，以氣候及天候爲顯而可計。茲以考查所得者表之：溫度以攝氏計爲準，氣壓以一米里米特爲一釐。

屬別	一年中最高溫度	一年中最低溫度	一年中溫度較差	一年中平均氣壓	二年中平均溫度之百分率
北省	三四·五七度	零下 ·六六度	二八·二三度	七六四·四釐	七六·一
東南	二六度	〇六·五度	二五·三五度	七六〇·二釐	八七·八
嶺南	二八·四八度	一二·六五度	一五·八三度	七五九釐	八四·九
西南	二七·三一度	六·七度	二〇·六一度	七二三·二釐	八·〇九
滿洲	二一·〇二度	零下二二·八二度	四三·八四度	七四六·二釐	八·六三
蒙古	二一加……度	零下二二加……度	四三加……度	七六四加……釐	七六減……
回回	同蒙古	同蒙古有加	同蒙古有加	同蒙古有加	同蒙古有減
圖伯特	同蒙古	同蒙古有加	同蒙古有加	同蒙古有加	同蒙古有減
苗戶	同西南	同西南有加	同西南有減	同西南	同西南

右表關於溫度者，乃據中央觀象臺所集四年一月至七年七月海關測候所上午電報之全國氣象報告表比較平均而定。北省以北京烟臺二處四年平均之平均爲準，東南準於漢口鎭江二處者，嶺南準於瓊州厦門汕頭三處者，西南準於長沙重慶騰越梧州四處者，滿洲準於海蘭泡者；蓋據四年三月及五月之各地同溫度圖觀之，諸地多在一綫也。氣地溫度則自同表之四年度者，取其平均之平均而得之。至各厰井水溫地溫等表，則僅北京一處有之，姑從闕。

右表所示一年中溫度較差之度，以回回圖伯特之屬域爲最高，而以嶺南爲最低。溼度之高，則推東南滿洲，蓋近濱海洋之故。又北省西南各地，大低暑季多溼而寒季多燥；東南嶺南四時略同；惟滿洲則暑季較燥，而寒季最溼，至有達百分率之足數者，或因長冬積雪而水氣瀰空有以致之也。氣壓之高低，足以表人身肌肉之緊張弛緩。地較寒者，氣壓較高，於本部各屬足以覘之。騰越之氣壓尤低於全國平均不過六百二十七又十分之四米里米特而已。此各屬氣候與天候之比也。

英國哥爾登Francis Galton嘗應用寫眞術以爲發見種屬類型之法。（案，卽求若干狀貌相似之英人若法人若德人之影片，比而觀之，則其各國民之特殊相貌，自得發見。若各個人共同之特徵多，則其類屬之相貌尤顯。推此理以求國民之心性，亦易易也。）此求各民族相貌之差之捷訣也。惟中國民風錮蔽，欲集各屬人多數之影片，蓋不啻緣木求魚之難焉。以予耳目所及，各屬人相貌之差之可見者：大概北省之人，軀體肥碩，體高體重俱甲於南省各屬，顏面略形其長，膚色微偏於赭，下頜豐圓，繞頜多髯，而額角較南人爲狹，——則心廣體胖之所致也，——其鼻較寬大，其耳較爲半橢圓形，其目較扁狹而神不外露，其眉率平行而梢或多微垂，其後腦之突出度不甚高；（案，麻衣先生石室神異賦云豐闊，北方公侯大貴，皆由地角寬隆。南方貴宦清高，多生天庭。貌分南北，蓋已有前我爲之者矣。）東南之人，身材纖秀，體高常次於北省嶺南，顏面上略寬而下略窄，膚色較白而多紅，下頦尖瘦而額多寬平，疎髭而少髯，其鼻長而不高，其耳上大而下小，其眉目細長而神采盡見於表，其眉梢微上仰，其後腦之突出度甚强；嶺南之人，姿勢頎長，體高在北省東南之間，顏面微長而方，膚色帶蒼，下頦微圓而瘦，額多方平而前突，其鼻高隆而鼻梁間有小峯凸起，其耳較大而上下作長方形，其目率深陷而有光，其眉灣斜傾上而距目特近。其後腦之突出度最高；西南之人肢

體略同於東南，顏面微顯圓形，膚色帶紅，下頦亦尖瘦而額微露方角，其鼻不長不高，其耳作腰狀而上下之幅較短，其目略瞠，其眉多直而梢偏上，其後腦之突出度同於東南，滿洲之人體格同於北省，顏面寬大而額微狹，膚色帶赤，鼻準隆厚，其耳大而且肥而左右之幅較尋常為寬，其目中瞠而角睫，其眉平而梢微向上，其後腦之突出度最低幾至於無；——或者謂關東人眠常仰臥，故後腦壓抑難舒，理亦近是：然都中旗人亦多乏後腦之突出部者，豈亦眠常仰臥歟？——蒙古之人，軀骨碩大，體高常在北省之上，顏面豐圓而眉目口鼻多萃布於面之中央，膚色帶紫褐，其鼻略高而尖頭露，其耳大而上形略尖，其目微圓，其眉短縮，其後腦高聳，額上眦邊多深刻之皺紋，雖弱童少婦亦有之——是殆鞭韃以襲漢風，狃習而成者也：回回之人肢幹修偉，體高不下於北省，居內地者，膚色多白，顏面寬展，眉目之布置頗勻，頷骨之斜度甚微，其鼻廣而不高，其耳上微尖而下略狹，其目平張，其眉濃厚而直斜向上；圖伯特之人，身軀龐大，體高略等北省，顏面略方，膚色帶褐，頦骨略前出，其鼻肥厚而尖甚平，其耳厚博而長，其目顯瞠而眦若裂，其眉嫻長而無神；苗戶之人，身架短小，體高略等於西南，猶或下之，顏面作方形而頰肉之下垂特著，膚色帶蒼黑，嘴唇微蹻而口角向下，其鼻狹平，其耳瘦薄，其目略作三角形而眶之圓影頗顯，其眉微彎而平列。此各屬相貌之比也。（案，日本坪井博士以體高為人種之分類。計中國人平均高五尺三寸七分云。其實體高不足為人種之天然分類；惟測某地之體高，并其體重，而計其每高若干之平均重，以與他地人較，可得其體量組織密度之差。予初亦嘗從事於此，卒以備測之冊表不精，難覓厥志，殊歉歉也。）

一地犯某罪者之多寡，足徵其民眾之性情與風氣。今據司法部三年度刑事統計冊內所列控告審判衙門別控告終結件數及罪名一表離合而觀之，屬於行省各屬有關氣性之案件可表如次：

罪名／屬別	終結件數	騷擾	偽證及誣告	發掘墳墓	姦非及重婚	殺傷	略誘及和誘	竊盜及強盜	詐欺取財
總計	四·一七七	六四	二四八	三九	八六	九四五	四九三	七〇四	三一五
京師	二八二		二一	一	六	四六	五八	六三	二三
北省	八二〇	一一	三五	三	八	二一七	一〇六	一一八	七七
東南	一·一一〇	二二	八	四	三一	二五〇	一三三	一八七	八八
嶺南	六一一	一二	三八	二二	一六	一一五	一〇八	七三	二六
西南	八七一	二〇	四八	一〇	二一	二五四	四三	一三三	八〇
滿洲	四八三		一七		四	九九	四五	一三〇	二二

案，京師五方雜處，加入北省反足亂真，故外之。

右之所示，略見一斑，欲以概為凡例則謬；蓋各處之有地方審判廳者，其數尚少，而經知事公署審判之案，又每不呈報高等審判廳也。且習俗之制裁，亦足使相關某案之件數減殺。如川西俗尚任俠，格鬭仇殺之事時在有之，而表中所填川省之殺傷案，其數甚廑，乃由死家多不興訟之故；姦非及重婚之事，實際何止萬數，而成為案件者，數不盈百，則禮教輿論之所壓抑，事主羞於涉訟使然也。又表中所示之數與其他人口之數相繫，——即各屬人口之總數與各案件數之總計，各屬人口之別數與各案各屬件

數之分計，互為正比例，合比例者為當然；不合比例者，乃其屬出於他屬之特徵也。假定中國為四萬萬人，而嶺南之人數為五千萬，今國內發掘墳墓之案件三十九件，則

$$400,000,000:39=50,000,000:x,$$

$$x=\frac{39}{8}=4\frac{7}{8}。$$

使嶺南屬此之案而在四五件上下者，當為常情；今竟數逾四倍，則其為是屬之特徵，無容疑矣。

言語之疾徐，足示其人心思官感之靈鈍，此亦與氣候有關者也。漢語而外之語言，為其本位不同，無從而較之矣。若在漢語，則殆以嶺南之人其談吐為最疾；東南次之；西南又次之；北省滿洲為最徐。字音因山川之梗隔，地有小異；而嶺南特具複音。如顯『六』為 Lok『百』為 Bak『蝶』為 Diep『三』為 Sam 之類是。廣州廈門，語音略近。字聲則嶺南九聲；九聲自粵人言之，粵人聽之；以為有別：他地人難斷辨也。東南西南五聲，陰平，陽平，上，去，入。北省滿洲僅三聲而已。平，上，去。其入聲與平聲同。惟天津語特具四聲：即陰平，陽平，上，去是。又其陰與陽平，上聲與去聲，比諸東南西南，適得其反，有互易之概。

男女人口之數之太差，『此婆麗干迷』Polygamy 之法所由行也。即明許同時多夫多妻以救男女偏多之弊之法。西人以亞洲女多於男，適用多妻之制。見萬法精理 我國先王，亦復明訂天子諸侯有妃嬪，大夫士有妾之法。見獨斷 究竟中國男女之數之差度如何，迄無詳明之統計；而近世『莫儺干迷』Monogamy 謂一夫一婦 之風，又復乘桴東度；新舊之爭，斷斷未已。此學者所應討究之題目也。漢書紀有周職方氏之掌天下之地，辯九州之風，謂幽州一男三女，揚州二男五女，荊州一男二女，豫青兗幷諸州幷二男三女，雍州三男二女，冀州五男三女：地理志 數簡而差多，蓋未足以為信。今姑就所得五年度京兆直隸河南山西四區之人口統計，表而出之，聊備一格；若其密確周詳，惟有竢諸異日耳。

區別	人口總計	男數	女數	男多於女之差	男女之比
京兆	三、三六一、五四四人	一、八一三、一九九丁	一、五四八、三四五口	二六四、八五四丁	一比〇•八五四
直隸	三三、一八二、四五六人	二二、七七七、九三五丁	一〇、四〇四、五二一口	一二、三七三、四一四丁	一比〇•八二三
河南	三〇、六一八、六一〇人	一六、一八八、二八九丁	一四、四二九、八二三口	一、七五八、四六六丁	一比〇•八九一
山西	一〇、五二九、八二三人	六、〇一五、二六四丁	四、五一四、五五九口	一、五〇〇、七〇五丁	一比〇•七五

據此，京兆較直隸為濱海，則女與男之比量過之。河南近乎東南，比量又大於京兆。山西則愈遠於海，而其比量乃亦愈下。由是知大陸多男，水國多女；寒國多男，燠國多女；地性愈近，比量愈遠。此自然之化，非可以人力為者也。由此推之，則嶺南東南當屬女多於男，或有過度之差，要不若一與二以上之比之甚耳。西南男女略均，或女微多於男；蓋西南俗重嫁妝，每因此而造溺女之孽；西南雖屬山國，與淮南子所謂山國多男者異。南方山國亦多川澤，故不與大陸同。俗苦女嫁靡費，連舉數女，輒溺而殤之；或已舉數女而又孕，每倩穩婆相腹而測其雌雄，女則墮之，傷天賊人，莫之為甚。然而見聞所周，少曠夫而多怨女，是以知其女之於男，有贏而無絀也。北省男多於女，差度不顯。滿洲天寒而濱海，比量或同於北省，或差度之小猶過之，以達於零。由蒙古回回遞推至圖伯特，而男多於女之差臻乎其極。若苗戶，則大指與西南同者也。夫職方豫青兗幷諸州，今北省之地，史稱其二男三女者，今並一男一女而不足。然則幽州縱括渤澥，而謂其一男三女，抑亦誣之甚矣。以中國幅員之廣，各地男女之數，本不免互有

盈虧，然使工商駸進，運輸利達，則彼此挹注，亦見平均。先王國於中原，宜若女數之不足，而反制蓄妾之法者，或當時奴制未廢，儘足奪胥隸之天權，以供士大夫之彊占，於西藏驕人多妻勞人共妻之習，有同概焉。蓋難謂必有至誼存乎其間也。

人民之繁殖率，大要關乎氣侯。煖國熱國之繁殖率，恆較寒國為高；蓋體性成熟較早，而女子之成數復較多也。玆以人口統計之表不備，僅就其已知者約計之——

區別	數別＼年別	五年度	四年度	三年度	二年度	元年度
京兆	實數	三、三六一、五四四人	三、三四七、一八九人	三、三三九、六〇九人	三、三二六、四五六人	三、三二二、三一四人
	比上年多	一四、三五五人	七、五八〇人	一三、一五三人	四、一四二人	
直隸	實數	三三、一八二、四五六人	三三、〇三七、九一九人	三二、九九五、一五九人	三二、八五九、九九五人	三二、七二〇、一五三人
	比上年多	一四四、五三七人	四二、七六〇人	一三五、一六四人	一三九、八四二人	
山西	實數	一〇、五三九、八三三人	一〇、三三五、六七五人	一〇、二五三、四一六人	一〇、〇〇〇、八二五人	一〇、〇八一、八九六人
	比上年多	一九四、一四八人	八二、二五九人	二五二、五九一人	八一、〇七一人	
河南	實數	三〇、六一八、一一〇人	三〇、四五七、二二四人	二九、九七七、六七六人		
	比上年多	一六〇、八八六人	四七九、五四八人	一、六六二、五二七人		

終結	五年度	四年度	三年度	二年度	元年度
總和	七七、六八一、九三三人	七七、一七七、六九七人	七六、五五五、八五〇人	四六、〇七七、二七六人	四六、〇二四、三六三人
比上年多	五二三、九三六人	六三二、一四七人	三〇、一六三、四三五人	三五、〇五五人	
繁殖率		〇・〇〇七六六	〇・〇〇九三四	〇・〇三三六	〇・〇〇六二五

右表之繁殖率，為是年除死亡之總數，與其至次年所增加之數之比。又河南二年度人口總數為二千八百餘萬，元年度乃為三千四百餘萬，一年內頓減五分之一，為數六百餘萬，其因未詳，疑有錯誤，故從闕。

若以其四年之繁殖率平均而為北省繁殖率之約數，則得每年增殖其原數萬分之一百四十二，約於四十九年內可達一倍。至其他各屬，則就此數依前節男女之比之例推之，當亦可想見其大概也。

古謂『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見談撰）於理或然，於事待證。今繙京直晉豫諸區之人口統計，頗多七十以上之耆老，至百齡以上者，亦每區數十人焉。年齡與人數之比，每五年一較，男子在三十五以下四十五以上，女子在二十五以下三十五以上者，其增減之數頗無大殊；而男子由三十五至四十五，女子由二十五至三十五，則減額甚鉅。足見男子之不殤不壽者，以生年三十五至四十者為多；女子則以二十五至三十者為多。其間女子生壽常短男子十歲，深居簡出之一因，蓋未足以釋明而無憾也——此亦可為注意者也。

死喪之原因，在京直晉豫諸區之可計者，除衰老自殺變死先天性弱及畸形未詳等而外，其確為病死

者平均約當死亡總數百分之七十九。而舍非傳染病及病因不明者而外，其確死於霍亂傷寒痘瘡疹熱症猩紅熱赤痢白喉症黑死病之八種傳染病者，平均又約當病死總數百分之七十，其中尤以霍亂赤痢傷寒而斃者爲夥。北省之死於傳染病者之多有如此者！今夫南人早熱，衰病所常有也；西南之人嗜椒，東南之人嗜腥，痔疾亦所常有也；然而八種傳染病之爲常名，之爲通病，則未之前聞。（「八種傳染病」爲內務統計專名。南人死於是者較少，故不聞於世。）夫豈天之故示厚薄哉？亦人事有備有不備耳。北人視煖室如命，畏風如虎，塞向墐戶，爺炕與爐；其不熏而爲臘胙，亦已幸矣！加以天寒水缺，習於垢膩；內服穢物，外襲汚衣，尤嬾於浴；——諺者謂北人終生不過三浴：湯餅；結褵；就殮；——言雖近虐而不潔爲招菌之媒，則固較然而不可掩者也。又，北方既多疫而其人故嗜酒韭葱蒜，說者因謂北人外彊而中乾，苟無酒韭葱蒜爲之鼓盪血氣；疫且肆益而人將剿滅無遺類。一說又謂北人故彊，惟因酒韭葱蒜之刺戟頻繁，致體內潛德日褪而抗疫之力亦減，故八種傳染病得以恣行而無阻也。理同『辯日』，未知就是！

上述各屬屬性之概比，以絀於利器，多未免空口而空言。然所陳力本事實，絕非毫無徵信。就此諸比而進求各屬之民族氣質，亦恢恢乎游刃有餘地矣。其詳容分屬續論之。

（五）論北省

北省爲自古漢族聚息之區：欲詳北省民風，請更申漢族之義。漢族者，自表言之，奄有漢姓；（就廣義言，凡世俗已忘其爲異族之姓如字文拓跋等皆屬之。）自裏言之，乃吸化百姓一族之文明，滲和黃色各族之血系而成之種族之統稱也。黃帝自崑崙之墟，率衆沿黃河東下，敗竄三苗，據有其地。夫民族初遷一域，必賴舊居土人以爲適應新域之導；其不能盡逐舊族而代以己族者，勢也。是故虞書之紀帝堯也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堯典）其紀帝舜也則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典）夏書又曰錫土姓。（禹貢）蓋所謂『九族』者，塞后之華胄，『百姓』者，己族之衍支，『黎民』者，向化之國民；而『蠻夷』者，化外之民族。（案，舜典；黎民阻飢，有撫之之意，百姓不親，有內之之意；蠻夷猾夏，有疾之之意。又，俞樾九族考與此說異；）是知夷夏雜厝，而種見甚濊：凡蠻夷之不猾夏者，舉許內附而視如黎民；內附之無攜貳者又錫土姓而視如百姓：此族多同化，嬗衍而爲漢族之因緣也。秦漢威震殊俗，而漢族之名以立；然其血系決非已定於是時。百姓一族，挾其無厭之欲，東盡中原而南向吳越。北則漢魏之交，胡人踰坦南下；晉代以來，角逐中原。胡焰愈張而華裔乃愈不得不南徙以避其勢。於是西極日南，南渡儋耳，舟車所至，莫不有漢族之足跡焉。夫漢族，固同化之力極強者也：南化百越，而亦化於百越，北化諸胡而亦化於諸胡；居今日而欲覓純血之百姓苗胤，尚可能哉？惟欲得愈近似之漢族本姓，恐猶以求之於南爲愈：蓋同化於苗族，爲利欲所驅，居能動之次，有可不同化之機；同化於胡族，乃刀劍所迫，居所動之次，有不可不同化之勢也。（案，予爲雜種漢族之說，世人每懷疑貳。不知『同化』云者，有『相化』之義。如苗族有二種；其自爲風氣，全異漢族者，曰生苗；半同生苗，半同漢族者，曰熟苗。生苗特有族語，熟苗則兼通漢語。生苗不與漢族婚；熟苗則既與生苗婚，亦與漢族婚。故漢族與生苗之血系，以熟苗爲樞紐，潛行互易；久而濡漬漢風，全同漢族矣。且漢族縱忌與他族婚，甯能制他族之操漢語，尙漢俗，易漢姓乎？故云。）

北省曠野平沃，其饒溢遠過黃河上游，爲古代英雄角逐之地；尤以歷建王都，開化最早，聖哲英俊多產於是：故漢以前之中國文明，實可稱北省之文明也。惟漢魏以來，胡族內徙，六朝之際，全淪於胡；遼金元

淸復屈於胡人治權之下。胡人之來者日夥，漢人之偪而去者乃不得不隨之而衆。且當南北峙立之朝，中原之不甘胡治者，必奔走以流於南；南北之峙立既久，斯豪傑之去者日盛，卒至存者多『漢化』之胡人，否亦必懦柔之漢子。此殆今之北省不與古之中原同風所基於種性上之原由也。不然，如漢志所稱，惟趙地『椎剽掘冢』，時有之耳。所謂秦人『報怨過當，悖逆無道』，燕地『賓客相過，以婦侍宿』，齊人『言與行繆，虛詐不情』，在戰國所視爲游俠之風作姦之尤者，而今安在哉？故論漢族氣風，又不可不於氣候食物之自然環境而外，更及其歷史種性者此也。

夏日如炎，冬寒栗膚，北省之氣候也。沙霾時沈，驚風怒捲，北省之大候也。麥菽爲主，肉蔬副之；葱蒜爲主，酒韮副之；烘烙爲主，蒸煮副之，北省之食品也。烟裊平林，杏帘在望，遙天縮日，萬綠一紅，領手四矚，彼黃土如脊，戟芽作柵者，其農居之短屋耶；破空筆立，環面蕭樹者，其浮屠之峯塔耶。行事倥偬，蹇驢嬾得得於旱橋之上者，其寒途之行旅耶！北地溪常涸，故謂旱橋。是又北省之景物也。自然之環境如此，其受賜於歷史種性者又如彼，是黏液質之所爲，以類諸北省之人也。

氣質分二性，前既略言之矣。（本論第一章）大抵氣候較寒之地，其人多行爲性；較熱者，多感情性。而二性中氣質之變轉，又每因乎人事。其舊爲膽汁質者，率易而爲黏液質；舊爲多血質者，率易而爲烈情質。若行爲感情二性之互易，則非遷居甚久，或有種性上之調換，蓋未易爲功也。夫北省之當古代，以任俠好勇爲俗，以沈摯高尙爲懷，行尙實踐，而富貞幹之操，事鄙權謀，而深報復之念——讀國策國語之所紀，其可興可觀可羣可怨者，指不勝僂焉——謂非膽汁質之民族，不可得也！乃今則何如？此不可不歸諸歷史種性之因有如上述也。

寒氣之博宕，足以緊束膚表之纖維，增其彈力，使血液之運行促數，而心臟益形其快利；血液之內應既速，營衛力乃隨之而進；又以氣壓之高，溫度之下，體性成熟較晚，得遂其天，此其體功之所由强也。且所食麵餅之物，粒分既粗，鷄豚豆類，脂肪尤富；以粒粗脂富之品，營養其纖維，其纖維乃粗大而愈進於壯健，惟神經之運用，則稍感不靈。於是役心之務常尠，而體量日肥；體量日肥，而官感心思愈鈍。歐人常嘲俄人云，欲令知覺，除非活剝其皮！吾將敬以斯語借贈我北省之胞族也。

北人獷悍好鬭，又有自殺之風，每年之自殺者，約當死亡總數千分之二，甚有以衰老爲苦而出此者，其躁急而不耐可知也。雖然，此亦食物致之耳。夫酒韮葱蒜之品，奮興之性甚强，亟服則害腦最烈；而北人以禦寒之故，甘之如飴。刺戟過甚，未有不罹神經衰弱之病者也。如臨淸之諺有喝醉了打老婆之句，（見北京大學日刊歌謠選）喝醉而打老婆，可知非喝醉不打老婆；然則縱打老婆至死，非過也！喝酒而醉，乃過也，頻頻喝醉，頻頻以辛烈之品佐味，則神經受傷，成促迫易怒之病，故知北人實馴良易治之民，其好鬭與自殺，元非本性，乃一時衝動之病理現象也。不然，何自連年國內蠻觸之爭之戰績視之，乃見其勇於私鬭而怯於公戰乎？

記曰『寬柔以敎，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中庸）當時之所謂北者，乃指崆峒以北之地，非今之北省；而今之北省，實南方之强之尤也。統其尋常之公性言之，以偏處帝都之故，積受專制之淫威，薰沐官化，故極富服從性而不甚愛自由，慴於兵威，怯言革命。

如歷朝外族入主，莫非首據北都，定鼎既久，南人猶蠢然騷動，而北地已寂無聲息，幾有撫我亦后虐我亦后之概：此雖心情沈靜，不易激揚，抑亦抗力薄弱有以階之也。暑暫寒久，居慣煖室；故習性婾嬾，而畏寒轉勝南人。黃壤瀰目，風景板樸；故詞宗哲人，向不多有，——卽國內美術，多分南北二派，而北派率質勝於文。惟以地勢坦平，日所觸目者，惟塊然之大地，故感於其心而令胸懷磊落，直率寡歡，——拙於作僞，亦羞於作僞也。佛教自南北朝時，盛行中原，今仍舊觀；但上士多皈依淨土宗，而下士則迷信六道輪迴之說。又以壤接蒙古，奉喇嘛教者亦多有之。地較南瘠，文明之度未高，生涯僻陋；故其人宅心恬淡，儉德可風。女子粧束，猶多數百年前之舊，可見其保守性之重。然惟其保守性重，故寡欲望，善儲蓄，進步雖遲，而得寸守寸，敗亡不易也。其士夫醉心功名，輒欲以『人治』（卽尚賢之治，或可曰官治或非法治。）臨民，而其民亦安之。（如國體已更六七年，而送萬民傘，建德政碑，謳頌民之父母，以供其傀儡者，猶比比也）苟眞有非常之才，以非常之熱心實力，威蒞斯土，而展其非常向上之人治，則演進之速，或將邁南人而上之，亦未可知；其何如『人治』之終不見信於今時也！

（六）論東南

東南，古徐揚江黃之地，淮夷百越舊有之。莊子載越人斷髮文身，其俗今猶存於苗族。蓋百姓之族東漸，苗族乃棄其黃河沿岸之舊壤，循平原而南向，播殖其族於大江南北，——古之所謂淮夷荊蠻和夷百越，今之所謂苗猺獞黎，其名互殊，其種小別，實皆苗族之分支也。書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苗謂之民者，蓋已被百姓之族之文化武功而傾心內向矣。（說見本論第五章）其後吳楚爭霸於中原，徐揚多事，大有與百姓同化之機。百姓之南來者日加，則同化者留，不同化者自不容不越嶺南徙；故東南在漢代之民族，實苗族與百姓之族之所同化而成者也。晉後中原多故，漢族之南遷者益滋，血系之紊亂，乃愈不可理。是則嶺南西南有同致焉，又不僅東南爲然已。

東南向稱財賦之區，土壤肥饒。天產豐富。氣候冬寒而夏熱，得四時之正，而年中燠季特多，雨量充溢，溼度甚重，熟梅時節，尤淫雨愁人。全境澤流交錯，舟楫四達。遠水平山，淡烟濃樹；風光細膩，過而知爲名妹才子之產地焉。夫名妹才子，罔多血質之表率也，則東南之屬多血質，僅就風物既足覘之矣，繁華綺麗，豔說六朝；實則江南娛遊之風，自漢吳王濞淮南王安已開其始，——風土移人，有不期其然而然者，不必緣人事也。人生常觸煖氣，則肌膚之纖微弛緩；食用稻米，其粒分既細，而所含之水分復多，則腸質柔脆，而血液清浮；益以佐味之魚腥薑桂，助其揮揚，則好動之思，已有搖搖不自持之概，況有飽煖以爲之恃，風月以爲之邀，奇技淫巧以爲之誘，侈靡之習，不盛何待乎？惟其性浮而易激，故易爲暴動，然爲時不久，血氣既平，則方悔前事之孟浪，不復思貫澈其初志矣。夫詐虞相習之國民，愛生較樸野之民遠甚：欲其悍然蹈死，亦何可得？然而史稱吳人輕死易發者，（漢書地理志）乃見諸羣聚時之小人，而無以與於君子；且卽小人而使當乎悍然個人之衝，亦未見其遽然也。不見鄂人蘇人之角孽乎？解衣挽袖，摩拳擦掌；口作賭鬭之辭，身擬欲鬭之勢；然而指及人面而不敢竟抵人面者，恐眞鬭之不利於己也。又不聞革命之役乎？革命功成而享大名，据顯位者，多東南之人：其冒鋒鏑，棄沙場，擲頭顱，親奔走者，鮮東南之人也。故今之輕死而易發者，惟見滬上羣衆之菜傭與車夫耳，（年內滬上法界菜傭，有抗捐之暴動，人力車夫，有毀電車之暴動：故云。）抑吾聞之，江南賦斂之重，甲於中國，爲歷朝初興之主，痛恨江南抗命死奉前朝，因而加重致之，——按

諸史乘，誠亦非謬。何今之異於古所爲邪？豈固有陽剛之性，暫藏而待發也？

東南既厚天福，復有舟楫之利，輸轉其智識，故文化早冠各屬。其人富於理想，尤長玄妙之思，與北方之一主實行者異。如於周秦諸子之中，北有孔墨孟荀，南有老莊淮南，（據史記以爲老子楚之苦縣人，林西仲朱子等以爲莊子楚人。）較其思致，可以知之矣。惟好玄想，故上士多究道家禪宗，而下士則崇神仙巫鬼。其自由思想頗富，惟無毅力以持之，故復讎心弱，而黠慧者反尚妾婦之道以博其高人之位。屈宋而後，代產詞人，——詞人多厭世，然爲教育之所生，尋常東南之人，實多樂天而鮮厭世也。其文學美術之盛，爲各屬之巨擘。又以其地營生之易，氣候之煖，民習淫佚，——君子小人舉多無行。淮海有魚鹽之利，俗尚奢靡，成家不難，敗家亦易；故破落之戶，流爲幫匪；是則勢有且然，非性固善盜也。

道崇實踐，爲大陸思潮自然之傾勢！雖北方不免更偏於實行，而南方亦未嘗專事空談也。六朝佛老盛行於南國。南宋佛老之迹息而理宗代興。——朱陸姚江，尤稱傑構。延及清季，猶與漢學並盛焉。夫不恤衆議，孤行獨與者，非元善卽巨奸也。哲家然，功業家亦然。道家處尚賢實踐中而貴玄虛，理宗處清談浮華中而究理性，其卓犖之姿，蓋有以異乎人已。是故同稟一地之氣質，而其行其性，獨與衆反者，非不適生存之下愚，卽最適生存之太猾，如於質樸淳古之間而出欺僞之袁世凱，於儇慓佚宕之間而出矯飾之曾國藩，（世傳國藩少故無賴，後改行持正，卒爲理宗。其矯情之節，貞固之行，蓋有不可及者：故云。）其必鬭勝一切而爲一代之『超人』，Uebermensch 何容疑也。

（七）論嶺南

嶺南爲百越舊壤，秦闢郡縣，遂有百姓之族南來。漢書地理志曰，番禺自初爲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卒數歲一反，元帝時遂罷棄之云。其北境南嶺橫亘，與中國腹地阻隔，恐非迫於胡患或具遠大之志者未易至。唐代威及遠域，內地之去者復衆，因稱嶺以北者爲『唐人』至今沿之——蓋以『漢子』自命而以人爲『唐人』也。其語土音極雜；然細考之，仍不出桂林語之子音，或偶有變遷，亦自具一定之軌迹，——今欲考漢代之音韻而乏實證，苟於嶺南求之，或尚可得其大概。而予謂嶺南少胡人之混血者，亦以此也。

嶺南氣候含熱帶性。又以濱接海洋，濕氣最盛，時有南風雷雨蒸暑之候。夫南風者，令人意氣沮喪，煩惱驚悸，嫌忌作業，而厭食不眠；雷雨者，令人興奮疲勞，憤怒不愉，痿痺好鬬，而有阿爾可和兒之效；（或謂酒精 A cohce）蒸暑者，涵高溫與強溼，令人睡眠不寧，身心之作業力俱退，而成無感覺之疲勞者也。況復天香薰襲其鼻，魚貝激發其味；欲其民之不爲烈情質，不可得矣。則梁紹壬紀行之什，謂其山聳空翠，水拖軟藍者，（見所著兩般秋雨盦隨筆）正天以熱帶之綠，Green With Tropical Verdure 調劑其人心，以導入於清涼之域也。

南人浴於熱氣而腠理柔脆；嶺表尤然。既又以纖微緻細而血氣銳敏；亦嶺表尤然也。惟身體柔脆，充而爲一身之恐懼，故畏死特甚；惟感官銳敏，衝刺其心慮，觸處皆通，故充其畏死之情而爲畏餘事之性，又充其畏餘事之性，轉而畏死之情反弱，以成其冒險蹈難之習：是故今日元氣衰弊，則見呰窳媮惰倦憊茫然之冷性；明日元氣旺盛，又見躁急易怒，輕死暴發之熱情。黑爾拔哈博士曰『南方氣候，有興奮與弛緩之相反二作用』卽謂此也。夫然，故希冀心重，而遠涉重洋者多；僥倖情殷，而以賭蕩家者衆。（粤中花寶

十，中者贏三倍之利。又以體性之成熟較早，粵中船妓，十二三歲即令侍客。耽於淫佚，而盛行十姊妹之風。是皆可以氣候之一因為之說明者也。

讀兩般秋雨盦隨筆之嶺南新樂府數章，可以知其風俗習性矣。其人猜疾心深，復讎念重，每有睚眦之怨，輒相率械鬭，或掘冢以洩忿。頗愛自由，不恤糾眾以抗官吏，——浙之溫台，略同閩粵，如浙省騷擾之案，繁實溫台一隅有以造之也。其地海通最早，民智久開，羣性固結，尤富於『羣次』之獨立性。近代海內人滿，以南洋為輸泄之尾閭，所至成羣。然而操工商之實權，而卒不免西人之治者，則以營生之念亟，而政治之念薄也。其民心思縝密，嫻於工藝；文學之開化則較晚。上士頗洽佛理：宋有龍溪，明有白沙，皆自禪宗蛻化，衍為理學者也。下士迷信神權，蓋居常懊惱煩冤，聊以是慰藉其無可奈何之情耳。

（八）論西南

西南，古荊梁之地，種性上之混血，略同於嶺南東南，明末兵災，殲亡極眾。清初遷移之史，據父老傳說，略知湖廣填四川，江西填湖廣；他則未可考矣。案，益州舊為羌人所居，而羌人亦苗族之分支，說當詳後。其他西南各省，舊時蠻獠蜑狸雜居。其夷族多者、別有土司治之。自改土歸流，而夷種漸泯，非全被殺戮也，已歸漢化而失其固有之性也。今川邊蠻族之壩亦方改土歸流。漢人之娶蠻婦而生子者，不惟與漢族無異，且多聰慧之質焉。又蠻族即羌人亦分生熟二種。其與漢族同化之法，與滇黔之苗人同。行見諸族之純種淒滅，而同歸漢化耳。

顧亭林曰：『南北寒暑，以大河為界，不甚相遠，獨西南隅異。如黔中則多氣多雨；滇中則乍雨乍日；粵中兩粵則乍煖乍寒；滇中則不寒不煖。』天下郡國利病書輿地山川總論雖然，此當時山林未闢，人烟稀少則然耳。今則風物明媚，依稀江左，人烟凝聚，雞狗之聲相聞。人事既興，而氣候天候亦變：夏無東南之熱，冬輸東南之寒；雨暘時若，嵐瘴減退；綜其徵象，似兼東南嶺南之性焉，——蓋地理則溪流四注，略同東南；嶂巒迴伏，略同嶺南。天候則春多晴朗，有如東南，秋多罩霧，其效又等於嶺南之有南風蒸暑也。夫晴朗之候，健忘者必度其將生清新愉爽之情，不知其適足以奪所生於晨裏輕寒之快感而去之耳。春朝野眺，方領安舒，倏而樹底紅暾，窺人東上，則其煇煇之景，煦煦之和，已催人惝怳於不覺；步武未幾，而疲勞弛緩，興奮沮喪之情，隨緣潛湧矣。至罩霧連天，尤令人沈鬱憂怖，倦業減食；故云其功不在南風蒸暑下也。夫山川景色，既與人怡悅之思，而氣候天候乃引其鬱陶之態：此西南之人之所以為多血質兼烈情質也。

西南者，會匪之產地；——於桂贛則有三合會，於川黔貴湘則有哥老會。會匪者，輕死生，重然諾，言必信，行必果，明恩怨，嚴報復，急人之急，赴人之難，侮上而矜下，以殺身成仁自號，而為寇賊姦宄之尤者也。洪楊之役，保路之舉，會匪與有力焉。會匪雖不軌，而獨足自樹於山國，是必山國之民性，有服膺會匪之宗旨者矣；況會而不匪者，亦多羼雜於其間乎！會而不匪，謂搢紳入會以為交際之資，常人入會以為建身之助。然則欲見西南之民風，求之於會匪可矣。

西南以山川紆繞，地少平原，其人含山谷氣，饒自尊心，而富於『个次』之獨立性：雖有朋黨，而不善羣也；雖敢急人，而已之有難，不欲倩求人之急之也。雖無臂助，而苟有當於血氣之私，則自任孤行，亦所弗顧。也質言之，即自以其力自圖其存而已。惟自尊也，故酷愛自由；惟急人也，故特有鄉土熱，國家熱，民族熱。惟山境閉塞，而民識固蔽也，故無野心，乏遠慮，重習慣，偏保守，而以營目前之自存為止。然此偏於其烈情質之一面者也。自其多血質之一面觀之，則詐虞佻達，泆樂浮動之風，實未讓東南之人，獨步特不若

其甚耳。其人暄於煖氣，頗耽情於閨房，——味其地之村謠牧唱，其涉及男女之情者，蘊藉哀豔，正見其興殊不淺也。惟禮教之防，野人守之雖泛綺思，而持身特重。無行之誚，殆專以讓諸士人被之云。

山國出產雖豐，然沃磽不均，民多重目前之享受，而不重視儲蓄；嘗本其厭世之思，激而為肉欲樂天之想，有『吃些喝些板板薄些』之諺：（吃指食，喝指飲，板板指棺材。言得過且過，不顧身後也。）故民多尚勤以博目前享受之樂而不思尚儉也。士人重文章經術，而美術亦優。近代學者多神秘之想。中人以下諂事鬼神。各地淫祠最盛，巫覡之術，尤風行一世。是殆古俗之與苗化觸接使然歟?

北省東南嶺南西南各異氣質，各具特性，此漢族民風之大指也。然其奴於自然者多，而主以人事者少，故示此陸離不齊之象。苟資以物界文明，利其交通，頻其來往，更佐以維新之教育，以代其自生自育自進自滅之化，則人工所至，風會所趨，必有巧奪化工，潛移氣質者矣。抑各屬住民，雖歧習尚，然究同沐聖化，同祖血族；故異實小異，同則大同。更就其相共之點，擇要表之，用徵概略；若夫曠世之才，驁駘之質，行逸常軌；品出同羣，初不以衆人為囿也。

（一）自尊自大，自滿自足，然主自存，而以陵人為末

（二）畏苦難，希逸樂：故其終歲勤動而不厭勞倦者，冀祛目前之苦而要來日之業也。

（三）創作力模仿力俱優。

（四）尚尋常而不尚奇特；尚庸碌而不尚超邁。

（五）事主實行，棄絕虛論，惟乏持恒之毅力

（六）崇古薄今，力循古式；如道德則服膺古訓，而思想界少革命家；制器則日仿古，美術則曰法古。惟好古情重，故尊視風俗習慣，明知窳習，不易改良。

（七）富『个次』之獨立性，自治力，而乏『羣次』之獨立性，自治力，

（八）强於消極之抵抗力而絀於積極之抵抗力。

（九）嚴守一己之秘密，而好探他人之秘密

（十）恩怨分明。然氣度寬大，恩不易忘，而怨則可以一語釋之，翻為至好；惟多倔强不相下，故報怨者仍比比也。

（十一）體質堅韌，潛力甚大，——即多數西醫所謂具天然之抗疫力，易癒力，耐痛力者也，

（九）論滿洲

滿洲今所根據之地，為關東三省，早入禹迹版圖；箕子之朝鮮，而遼東被其禮化，秦置郡守；漢建封疆；蓋早有漢族之足跡臨其土矣。東胡一族，向事游牧，游牧者無一定之所在。烏桓鮮卑靺鞨女眞迭有其地，究為一族之易名，抑為數族之置換，難求鐵證。惟滿洲之名，首於清之太祖。當有明中稘，有建州衛首長李滿住者，由朝鮮咸鏡道移居興京。及後太祖統其部落，轉滿住之音而號滿洲汗。清太祖時，遂以為部族之名。是滿洲者，有舊住之女眞；有新徙之朝鮮；皆東胡也。滿洲宜農，居有定所：今逕以滿洲一族，表率東胡，餘則歸諸蒙古焉。其實東胡蒙古用同類之語言，其初未嘗不為同族也。（非謂同語族即同種族，同種而又同語族，其同族乃愈信。）

滿洲既入關統治中國，分以其族送殖各省。惟嚴禁滿漢之通婚，故血系鮮與漢族混。然關東則漢族之移殖者甚衆：漢既投旗而旗亦易用漢姓；混血之性，遂成。若其祖德宗風，則幾全爲漢族酸化，而靡有所存矣。其居關東之地，氣候寒於北省，而以瀕循東海，濕氣甚盛；冰天雪地，三時有之。其先民驃悍果決，勇往不撓，具膽汁質之性。今則以淸代二百餘年之嬌養，居內地者，復薰娛逸之風，依賴性成，怠惰尤甚，不可謂非已化而爲黏液汁也。

旗人之在關東者，以漁獵務農爲業：通志稱其性樸實，氣剛健，習禮讓，敦詩書。在內地者，昔有糧俸，士人以仕宦爲生涯。今糧俸既創，失業者衆，賴政府籌備生計焉。遇識者於途，必鞠躬請安，笑，互詢好？好？老太太好？嫂子好？哥兒好？姐兒好？買賣好？畢，一笑，再三鞠躬，然後退，回首斂色，其面冷然。金史稱其敬親戚，尊者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者，恐款曲有之，自然則未也。其俗，於閨女疏男女之防，於媳婦則約束綦嚴——新婦於三五年內，非已有子息，勿許越門閾眺也。女子待字者登鞋；既字則靸鞋以別之，死而後已。（案今日京師已無此風，惟各省猶存。）

旗人保守性重，仿效審美之性俱薄，卽其粧飾足以覘之：如女子衣冠，猶二百年前之舊，是保守性重也；其貴婦人之作漢裝者，終難畢肖，是仿效性薄也。羨漢裝而效之，乃不作時髦，而摹其方過二三年之陳式，且好著極鮮之色，是審美性薄也。其迷信喇嘛教之深，上下同興。外此則崇拜關侯，尊曰關公，關聖，關帝，關老爺；聆呼關羽之名者，且將掩耳而走焉。聞初滿洲無書。努爾哈赤使求經籍於明，明以三國志演義付之。譯竟，以爲兵書也，徧授臣下讀之。於是聞關侯之風者，無不知佩。則其崇拜之度，有由然矣。夫民族無固有之文明，徒以一時之武力攻略人國，既得則般樂驕奢，惟恐澌其天德之不盡——人之有善，不亟取之；己之所長，惟日棄之——何惑乎其由盛而衰，並其自存之力而失之也！

（十）論蒙古

北人尚力，南人尚智；尚力者多屬行爲性，尚智者多屬感情性：此氣候所及於民族氣質之大凡也。行爲性而武勇有爲，必涵有膽汁質之氣；分行爲性而陰柔萎靡，則非黏液質莫屬矣。蒙古之當周季爲葷粥；玁狁；北狄；匈奴之所居，以北方之强見稱於中國。其後興廢相乘，氏族屢易，而其交通於中國者：魏有鮮卑；晉有柔然；隋有突厥；唐有回紇；宋有契丹。蓋其俗無室廬，隨水草以居，遷徙無常，（金史）是以無確定之種族也。然而史猶稱其風氣剛健，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足，戎備整完，（遼史）則其尚武之風，千載不易，蓋亦可見矣。迨夫蒙古崛起，兼幷諸部，滅國四十，混一全境。成吉思汗挈其健兒，馳騁西亞，蹂躪東歐，所向之區，輿圖變色。其好大喜功，抑又何其壯也！然而元末以來，喇嘛之教流入。南蠻於明，勢遂不振。淸主中國，全土就化。淸廷慮其梟獍，力獎教宗，以爲愚民之策；於是生齒不孳，風習日媮，隣强佔伺，競欲問鼎；雖有寬大敦柔之漢風，而不知被天賦强質；流爲弱品矣。謂非忽於人事而適得黏液質之所短歟？

蒙古地亘大漠，壤質多瘠，不適農田。其事耕耨者，惟內蒙古之南部耳。其食以獸肉馬酪爲大宗，而輔以燒酒麵粉甎茶之物。夫肉食者，體彊而性殘；宜蒙人之以獷勇善戰聞於世也。迷信喇嘛之教，僧侶實操其政柄；奉佛像，信占卜；病則祓禳之，不事醫藥。人死，氈尸棄野以飼鳥獸，以契捨身種善之旨。是皆西番

之化之所賜也。夫蒙古不幸而居寒國，天生其血氣剛果之姿，復畀以凶頑志遠之性，長如今之愚柔，任人割烹，固非蒙古之福，果使返其天元，復見成吉思汗朝之本事，亦非世界人類之幸也。調節之方，是在識者。

（十一）論回回

回回膽汁質也。在唐曰回紇，一作回鶻，為突厥之別種，嘗代突厥而有內外蒙古之地，宋元時曰畏吾兒，卽回鶻之音轉。語言與蒙古語滿洲語同類，其初蓋同種也。其族舊奉摩尼教，宋元以來，改奉回回教。（案遼史紀耶律大石率衆西行，所歷諸部有畏吾兒城及回回大食部云。似畏吾兒與回回本屬二部。以其同奉回回教，故以教名該之。）因政治宗教之變革，得以兼襲中國猶太及古西域諸國之文化。本其剽悍無畏之教義，挾經典刀劍以俱行，是以同屬胡族，同生北鄙，蒙古通古斯之勢俱衰，而回回獨猶能以少數之衆自見其民族性於世者，不可謂非人事也。

史稱烏孫不田作，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漢書西域傳）而清皇朝西域通志之紀伊犂，乃謂其俗皆逐水草，無城郭，惟所屬回人因其舊俗築城以居，是回回早已離游牧稘而半入耕稼稘矣。若就遼史耶律大石所歷畏吾兒城觀之，則回回之有城，當宋代改奉回回教之時，亦卽其交感於東西文化之候也。舍已從人，而其族之特質，乃獲聲施於後世！孰謂故俗之不可棄而殊俗之不可取哉？今其俗耕織與畜牧並重；且善商，其居內地者，多以屠牛賣食為業，少游民也。

回回教旨尙潔：休沐之日，男女皆浴；——浴水自頭淋下，經體者卽不復用，其避穢有如此者，——忌食豬肉，衣濡豬油，必幾番滌滌，或竟棄之，惡豬之不潔也。有多妻之俗，特重女貞。女子深鎖幽闥，同於漢俗，而苛責女子之愛，聞猶過之。食品以牛羊肉為主，故其性殘暴猛烈，有一發難遏之勢。黨類同心，能共寇難。淸同治光緒間，天山南北路及陝甘諸回並起為亂，湘軍出關徵剿；伏屍百萬，山北為墟，始漸就鎭定。今其族之散居內地者，頗事詩書；然其不可犯之性則仍昔也。羣性最富：所至立清眞寺，為歲時會合之所。教界最深：因信仰之異，動與漢人齟齬；其與漢族同羣而處，雖在學校軍中，與衆會食，而回子僅一二人，亦絕不輕啗豬肉也。

（十二）論圖伯特

西藏青海，古雍梁之徼地。舜竄三苗於三危，禹貢之紀雍州，乃謂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所謂南海者，非孟加拉灣，卽馬爾達班灣或南洋也。禹跡未經天竺，是黑水不入孟加拉灣，卽黑水非雅魯藏布江，則黑水者，非今怒江上游喀喇烏蘇河，卽今瀾滄江上游之雜楚河也。雜楚河經青海喀木入海，喀喇烏蘇河經前藏喀木入海，然則古之三危，卽今青海西藏之地，而古之三苗，卽周之彭蜀西戎，漢之氐羌，唐之吐蕃，明之烏斯藏，而今之圖伯特也。禹貢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曰『既』宅者，其初之未宅可知；其邃古之未嘗有人可知；亦卽其地之天地乖否，不適生存也可知；而圖伯特一族之亙數千年而文化不進，其故蓋見非偶然矣。且苗族首有中原，而百姓之族奪之，南國較煖，寧獨無人？是當時苗族實瀰漫乎南北，而所謂諸州之夷者，舉為苗族散殖各地之宗裔，在彼無異。百姓之族之代有其地，亦禽其抗命弗靈者，放逐於一隅耳，他則不必計也。是故苗族中居中原而見放於百姓之族者，屏居青海西藏之地，衍而為今之圖伯特；其居南中而浸被淩偪者，可化則化之，不可化則竄諸南荒，剩而為今之苗戶；又以

所接於隣族蒙古之文化有殊，宋元以來，轉相同化，而種性習俗遂以漸異。此今之圖伯特之與苗戶所以實同而似別也。

圖伯特者，烈情質之民族也，以優柔多猜忌著。性本柔懦仁樸，故輕屈於百姓之族；又以宅心善疑，反覆無常，故得弗靈之目而以見竄。及居西陲，與胡人相與，而漬武勁之風，史所稱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者也。（漢後西羌傳）其後喇嘛敎興，以慈惠不爭爲義，遂復其柔懦仁樸之素，而爲不振之弱族矣。其性寡斷，易信人之紿弄；言行信實，不屑誑詐。預淸末略藏之役者嘗爲予言：謂嘗執其偵諜而叩其隱，可卽實告，否則任加榜掠不吐一辭也；恃以負嵎者有碉；（以石於高處築堡，人藏其內，藏人謂之碉。）其以毳帳爲行營者，夜常徙數十百里。又其居川邊與漢族雜處者，亦無定宿，通一宵常徙數處焉，——其多疑有如此者。其刑重罪少，罰贖多。罰有各種死罪，贖以牲畜，——刑酷非殘也，疾惡如仇之一念致之也。川邊初改流地，漢人之獨入其境者，輒見禽礫。又嘗數聚族衆，乘夜襲漢人鄉里，盡屠其老小而去，——屠境非毒也，本無成心，衝動於一時之妬嫉致之也。夫西藏青海，地處高寒，空氣燥薄，四時積雪，雨雪之候，令人悒於憂恐，善倦淺眠；復有寒癘之氣，中人輒痞，雖云促而不害，亦可謂憂患太多矣。加以彊隣不恕，四逼而求，偶一失虞，噬臍曷及。畏死之情殷，自存之念切，而又無適病之敎育以藥之，宜其惴惴焉惟恐其朝不保夕，積而成憂芋之性也。

藏人崇奉喇嘛，全受治於敎權之下。生子以作喇嘛爲榮，——少年之爲僧侶者，且占平民五分之一焉，不可謂不多矣。又其地男多女少，有一妻多夫之俗，或兄弟數人合娶一婦。勞作之事，如貿易耕樵建築等，皆女子操之。而烹飪縫袵紡績等，則由男子任之。家政一切，悉由女子處理；故女權之重，冠於天下。民性多貪儉嗇而善儲蓄。人死誦經懺悔，其葬法有三：暴屍於野，鳴角招鵰而飼之，謂之天葬；厝薪著火，使化飛灰，謂之火葬；拋諸川澤，葬於魚腹，謂之水葬，——三者皆不離宗敎之儀式焉。大淸一統志紀其風氣甚詳。所尤當著眼者其俗以赭塗面，（唐書吐蕃傳）以寶垂耳，尙珍飾，重女權，男女攜手而踏歌，貴賤章服以示別，則皆與西南諸省之苗戶同風是也。

（十三）論苗戶

苗戶者，上古三苗九黎之裔，乃先有中國，歷斥於黃帝虞夏殷周劉漢孫吳諸代，漸次南移，經四千年來百姓之族之醕化，所未能悉量溶解之子遺也。元以來爲土司治其土，土司之兼受地方官轄制者，多宋代屯軍之後，不受地方官轄制而自治其民者，乃眞苗族之土酋也。近多改土歸流，而以苗籍存者愈益廑矣。

史稱黃帝戰蚩尤於涿鹿，蚩尤有兵，黃帝乃造弓矢以制之。夫蚩尤果爲苗族之祖，而苗族又果先百姓之族以有兵，則以二族之文化較之，百姓之族方在石器稘，而苗族已入銅器稘或鐵器稘，是苗族開化之早，較百姓之族遠甚。然而今之生苗，乃猶有食昆蟲草木之實，不沾燧人之化者，豈一經敗竄，而文明反退落千丈歟？是未可信也。吾意中國全境，雖皆爲苗族所舊據，而當時洪流氾濫，或不免沮於來往，而自爲氣風。揚子江以南，天燠物豐，取盈易足，其民自有苟安之餘暇；且以感於天時，婧性特富，溺志淫佚而不思創建者，亦勢也。北土地質磽薄，天寒物歉，不足爲自然之生涯，故胡人早事遊牧，而以得天不多，

進化未易。獨中原有黃河之饒，而物產不過贏；有春夏之溫，而四時不過燠；惰難溫飽，勤足贍身；既少娛藻之思，遂深奮往之概，故其文明早萌，獨爲先覺。百姓之族，本與北胡同文野；以其及時謀遠，首奪中原，外吸苗族之文明，內展已族之潛德，於是治化頓隆，騰邁往古：——胡欲南下，而智有所不周；族欲北旋而力有所未逮，——苗族之梗化者，則西放逐於三危；懦弱者，則代同化於中國；其未甘屈降，及不欲舍其戶牖日月餐宿風露之天樂者，乃南竄伏於橫斷山脈之陵谷耳。故苗本一宗，而性有生熟之分，俗有文野之別者，所享於洪流稘天福之厚薄有以界之也。

夫人羣之進化，自其全體觀之，亦猶人生之發育耳。人文之等度，約級爲四：有否晦之民；有屯蒙之民；有半化之民；有文明之民。人心之程徑，亦期爲四：曰幼兒期；曰少年期；曰成人期；曰老年期。幼兒期者，多屬烈性質；否晦之民，多疑多懼，感慾而動，有衝動而無明瞭之意志是也。少年期者，多屬多血質；屯蒙之民，不慮而行；恣其血氣，喜夸好戰是也。成人期者，多屬膽汁質；半化之民，無忌無畏，好矜功伐，亟圖優越；萃之爲帝國主義是也。老年期者，多屬黏液質，文明之民，知識豐富，考而後行，慮而後動，極其自存之心，而向上性反以汩沒是也。知此，則苗戶氣質之屬於前二期，勿待更證其環境而可見；況其所爲環境者，又如彼也。雖然，果將爲否晦之民之烈情質邪？亦將爲屯蒙之民之多血質邪？蓋亦有間矣。惟方與他之民族提爲比論，又勿寧共歸諸烈情質耳。

否晦之民，理性未充；其作爲也，率基於一時本能之偶然衝激；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蓋難以道德上之意志自由責之矣。夫然，故其行詭怪離奇，莫窺一致，見仁見智，胥在觀者，而在彼實不必有成意也。苗族秉性仁柔，易惑於人；故昔泰伯奔吳得以異族輕爲其主，而唐宋以來之謫戍，復得竊其治柄而爲之酋。其貴冑聚族而居，一姓有衆百餘人至千餘人：騎射而外無所事，勞作皆以娃子操之，娃子者，已之屬民，及虜自漢地之男女而以爲之僕婢者也。娃子相配，生生復爲娃子，烝於其上者殺勿赦。蓋其自待爲神明之冑，實與古之君長同也。族姓強弱，以所屬娃子之多寡爲判；多者八九千，少亦千餘數。兩姓相惡，則娃子率械鬬，謂之打寃家。苗民好放蠱，中者輒腹脹而斃，行旅經苗疆者，當食必問致食者以無蠱，然後食，——聞說明後術卽無驗，或利用信仰心之一種方技歟！迷信甚深，崇拜庶物。其俗重女而輕男，女襲祖產，男爲贅壻，自改土歸流而滇黔之漢民亦被其風。女子主家政，習社交，爲商賈，事耕稼。男子則僅服井臼，奉箕帚，伺家門，撫嬰孩而已。男女之戀愛甚篤；每因戀愛之極，或相要欲婚而厄於父母之命，則相將登巉巖，抱投俱死，謂之滾崖。生苗體質最堅：能跣足踐礫塊，履冰雪而不裂；習於瘴癘，不易染疫；氈韋以爲衣，文身以爲飾。當春之月，聚族於野，男女攜手踏歌，謂之跳月。相悅者，女乘男肩，男負之度山涉水而奔，卽成夫婦。其婚姻由媒妁約定者，男擬臉譜，付女摹繪之：一以爲美，一以示女之既有所屬云。

(十四) 餘論

且夫中華民族，皆蒙古利亞種也，偶因遭值之異，而顯族性之差，是之所陳，特其大指耳。苟再同而上之，則除漢族外，滿洲蒙古回回可併曰胡族，圖伯特苗戶可併曰苗族。而漢族者，實偏於多血質；胡族者，實偏於黏液汁；若苗族，則仍不失其爲烈情質者也。混化之能否，將視人事之何如矣。

由前之說，似各屬民族因公性之殊，天時地利之別，而見優劣矣。其實未也。夫世界人類，或不必同祖：而大較言之，其同爲方趾圓顱，同具出於猿類之差德而無優劣之分，則一也。況顯然同種乎？就否晦民族與文明民族比觀之，其智慧與能力，乃不可以同日語：然實偶然之境遇所成，而亦非有本性上之優劣之分也。況顯然同種，而所際偶然之境遇又小異而大同乎？爲氣候之說者曰，北人感於寒氣，其體質堅靭；其心志不撓，其性情嚴肅而沈靜；其作爲剛毅：此北之所以勝南，而今日北歐諸國之所以强於南歐諸國也。不知國勢之盛衰，民族之隆替，舉出於一時之機會。未嘗有天意厚薄於其間，——天福獨厚而不善守，轉不若天之孽子而操危慮深者也。且印度埃及希臘嘗爲文明古國矣，乃南國也；亞拉伯嘗導學先河，則北國也；蒙古嘗兼歐亞矣，乃北國也；羅馬嘗一歐洲，又南國也：故以逞一時之機會爲優，失一時之機會爲劣者；非所以與於民族之論也。否則德意志有九月十一日之屈降，而協商國民即謂其民德較劣，可乎？

抑世俗於氣質之分，每以情緒用事，而懷膽汁質爲優，黏液質爲劣，多血質爲優，烈情質爲劣之成見。不知。氣質之差亦緣境遇，無優劣之可言也。善惡之的定乎人。氣質各有所偏短，亦即各有所偏長，發其偏長，即其光暉之特性：故偏短可不去也。而偏長則不可不力存而拓展之也。主一民族特具之德，即其所以自存之道。各抒其特具之德，各謀其所以自存之道；分之爲羣族彪炳之史蹟，合之爲人類進化之功行：既無等差，何有優劣？觀夫浮以勒 Alfred Fouilee 之定英吉利人爲黏液汁，意大利人爲多血汁，見所著 Esquisse Psychologique des Peuples Européens 拉德 Ladd 之定法蘭西人爲多血質，德意志人爲黏液質，英吉利人爲黏液質兼膽汁質，日本人爲烈情質，見所著 Psychology Descriptive and Explanatory. 氣質之同價，尤可佐證矣。

氣質固無優劣之分，而遭値之境遇則因時爲變。故以『適應』爲準衡而言之，則適境遇之氣質亦可謂之優；其不適者亦可謂之劣。故國民之運命，可於其民族氣質卜之：即於其民族氣質之是否適應當世之境遇卜之也。然則以今日中國之民族氣質，卜其來日之運命，其事何如？於此約得數問，——以世界言之，中國民族在人類中將居何等？抑是否如二百年來之每況愈下而底於亡？其不亡也，有無『大中華超越一切』或『黃禍黃禍』之聲震驚一世之時？以國內言之，各屬民族發展之軌迹將如何？有無某屬超越一切之時？各民族間之血系，尚有無混化之機會？其心性亦到底能否和同？終之，躋我國民於世界文明民族之林，及平秩我各屬民族，使幾於大同之實，其急務安在？此非就各屬已往經驗之總和，分析而考慮之，蓋無以爲答也。

以有博大之土地，富庶之天產，繁衆之人民，悠遠光榮之歷史，而斷中國民族將來之亨運，予難言之；蓋民族之窮達，不僅繫乎土地天產歷史等現在或過去之死物，尤不僅繫乎人民之衆多，而實視當代之國民性爲轉移也。然則中國國民性究適於今世之生存乎？人知其不必能矣。適於百年以前之生存乎？或顯而爲當時之盛觀，亦未可知也。以五十年來與今日較，不能謂其未嘗進展；而以今日與最適生存之標度較，則遠有未逮。可知吾民族氣質之日有順應發展，而其必達最適生存之標度之一日；則可推斷。況以吾民族性之優點，在閉關時代，本不失爲文明民族。今其弱點雖暴於世，而近年來國中已不乏自覺之士；且在今日之青年界，大呼改革之聲浪尤高。則由此急進之結果，欲不令吾民族之趨於佳運

不可得也。夫惰性者，萬有所公具，於人尤然，故凡事皆不得已而後動。吾民族雖惰，今其處於不得已之時而不能不動矣。孟子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固非有敵國外患者國不亡，而知既知有敵國外患則國且不亡。蓋知之而知所以謀不亡之道也。今就運年國內外新起種種關於國際事務之社會行為觀之，足見國人已知求吾民族在世界之地位。而連年國民之國家熱，徵諸留日學生全體歸國等事，尤見其以氣質用事，一發難遏。今夫人之憂患苦於不自覺耳。吾民族之畏苦難也，浮於希逸樂；今以迫於憂患，勉為其難。又本其實行之精神，以為自存之奮鬥，剔其所短而展其所長，則於將來之世界文明史上，必著吾民族之特彩，更何論區區之僅免於亡而已哉？（參看本篇第八章漢族公性表第一第二第五條。）

雖然『黃禍』之喧嘩於世也久矣，其亦有實現之一日歟？此則應先正『黃禍』之名而後知所措答。所謂『黃禍』者，指成吉思汗之以武力攻略人國，抑指武力以外之其他方法？則請先陳前義。然中國民族衆多，究以何族為之表率？在昔之以武力聲聞於世者，當推蒙古回回，今俱弱而難振矣。且二族縱有再興之日，而是時世界之形勢必與今日大異，及今議之，未免過慮。故就今日言中國民族，固不可不以漢族為表率也。以漢族之歷史觀之，如秦皇漢武隋煬帝唐太宗俱以窮兵黷武使漢族威震遠域，宜若漢族之武力亦既可畏；然此數朝皆君主一人之提挈於上，而非舉國臣民之有一致傾向於下也。戰國以來，哲人朝士多主非攻之說，詩歌之涉及征戍者亦多極訴征夫戍婦之苦，以薄當時之君，而求如蒙古日本軍歌之悲壯淋漓者，蓋不可得。此可以覘漢族對於兵戰之性向矣。是故漢族之武風勁節僅見於國家瀕亡之秋，如東漢南宋明末黨人之風，及國亡後殉難者之衆，可以概見。而欲其於自存之外更以武力陵人，蓋難預期。（本篇第八章漢族公性表第一條。）故於今日有欲以軍國主義凌駕中國而思兼并其地土者，固屬難能。而謂中歐方死之『大普魯士主義』行將見採於中國民族，實亦未免過慮也。更以後義言之，世界之人口問題不解決，則武力以外經濟上之『黃禍』終不能免——即移殖問題是也。馬爾沙氏之人口論在今日文化較高之歐美諸邦，固不必為學者所重視。而在今日之中國則實猶有一顧之價值。北省人口之增殖，大約四十九年一倍，（本篇第四章）而南方諸省猶過之。善育之性已成，（西人謂中國女子善育，忘其出處。）早婚之俗未破，而國人娶妻生子之天則（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又復深中於心，生齒日加，而地域有限，則勢不能不覓生涯於國域之外。此種情形，同於日本。故此次日本特使在巴黎和議屢提撤廢人種差別（Racial Discrimination）問題，而中國特使亦贊成之。在黃人之要求自由移殖，本非欲以『黃禍』加人，不過為自存主義之一種必要手段；而白人之未敢率然承諾，則不能不謂為畏避『黃禍』之表徵。蓋以國人之體力之勤勉，之忍耐，之個人奮鬥，舉超出乎白人之上，（本篇第八章漢族公性表第二第七第八第十一條）苟使得新異地域而令其自由發展，則白人將無形中處於劣敗地位，此真漸而難見之『黃禍』也。是故世云黃禍蓋亦有之；然必不在武力而在經濟，又不在經濟上之貨財而在勞力也。特使人種差別之見果存，而世界政治經濟種種組織又復大體如故，則將來因移殖問題而起戰爭亦誠難免，不過以『大中華超越一切』之動機出之之戰爭恐終難見於世耳。況世界政治經濟種種組織，在今日已種搖不已乎？

言乎國內，近年以幾度兵亂而所以供內爭之幾種有力心象悉數暴露於世，成為不可掩之事實。『即北洋主義』『西南主義』『廣西主義』及『□□人之□□主義』等是也。數者所以自號於世之標的不

同；而皆醉心『人治』，皆欲以其身所自出之一屬爲其屬超越一切之設施者也。此類心象，自局內之人觀之，固莫不自以爲必可實現。而自局外者觀之，則皆夢想耳。其交鬩之業，直兒戲耳。何也？民智日開，不可復愚；民性日動，不可復靜；而世界之大勢所趨，尤非可以閉關自外也。不然，必欲貫激其一偏之主義，則惟有屈於國外，庶乎其伸於國內耳。屈於彼而伸於此，又何如不伸於此而不屈於彼也！況實爲遂其私慾，而必美其名曰國也，民也，法也，可知究未若『大普魯士主義』之忘情公理。今次協約國假平民主義之名，戰勝暴德，而平民主義究因人之利用之之故，亦遂得於戰勝之後，强顏自慶其小有成功。今國內交鬩之結果，雖不能根本貫徹某方之主義，而必有某方之小勝利。某方既有小勝利，則其所藉口之國若民若法，亦未嘗不在名義上略冒尊榮，而苟可以自慰。國內連年革命，卽時任與吾民以確切之經驗。每經一番革命，國內一切至少必各有一番化學變化；不過就過去幾度革命之成績考之，尙覺物理變化多而化學變化少耳。然頻頻革命，未必不激起一度最劇烈之化學變化，而使國內頓呈淸醒之態。則目下一時之混亂，正未可遽爲悲觀，而謂非吾國民進步之機會也。惟回回一族，尙堅持其攻戰好勇之敎義。苟不以相當之敎育矯輮之，恐終不免爲國內和平之累耳。

蒙古回回圖伯特諸族，其體力較優於漢族滿洲。然今世戰爭之利器，在心智而不在體力；故諸族雖悍，只須以敎育化其氣質，使其勿生攪亂和平之動機，若不幸動機既生，而和平既亂，亦難倖逞，——不足慮也。北省士夫，功名之心甚盛；（本篇第八章）本其歷史觀念，動欲以『建瓴之勢』統治各屬，而不知時移勢異，中國形勝，早已偏轉西南矣。（顧亭林已先言之）且西南之人，秉性剛健，既不亞於北省，而所處地勢，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北省四戰之地，攻易而守難。而以人民智識言之，北省又瞠乎稍遜。西南縱以『人治』施諸北省，而北省之能忍受者猶多；北省若以施諸西南，則徒以釀成革命流血之事耳。故使內亂一開，則西南或有統治北省之時；而北省再欲統治西南，恐未易也。（『統一』與『超越一切』有別。）若夫嶺南東南，則只以禮文勝人；自治猶易，欲以治人難矣。舍混擾而言治平，則東南嶺南正中國輸送文明之軌點，以次及於西南北省。滿洲隣接日本俄國，蒙古回回隣接俄國，圖伯特隣接印度，四逼强隣，俱有不容閉塞之勢；則開化之速，當非可以昔日之中國內地爲比例。惟苗戶多處山谷，鮮與世通；西南之人口日滋，則苗戶之山谷亦且失守；其同化者，則將易姓而爲漢族，不同化者，亦隨自然之化而自然寖歸消滅，（今川邊改土歸流之地，有漢族移殖其土者生，本境土人，不待漢人之排斥而自不育，自行瘟疫，約三四十年而盡。）固不待漢族之有意凌逼而後無純血之苗戶存留於世也。漢族各屬之混血，不待言矣。苗戶之漢化者，猶未有艾。滿漢之舊爲不許通婚者，今已公然通婚。蒙古人之在內地者，積久亦同化於漢族；而在塞外者，則與滿洲圖伯特可以互締姻好。是諸族血系之混化，正非難事；其不易者，惟回回耳。回回本未嘗有峻拒通婚他族之例；然以宗敎信條所繫，風俗習尙，不易同化於他族。苟欲使回回與他之各屬通婚，則非使回敎全歸消滅，卽必使他之各屬盡奉回敎，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

雖然，各屬血系之混化，固亦爲氣質與心性之混化，而血系之混化，可令各屬略見平均，氣質與心性之混化，則不必因之而見平均也。氣質之鑄成，其因種種；種性之遺傳，特其一耳。種性雖易，而氣候天候食物風景等不必有變。中國各屬民族之氣質不同，既因乎自然區劃，則自然區劃之形勢何時存在，卽各

屬相異之特性何時不能混一。且同一之心性，須待有同一之語言爲之調節；又不僅賴同一之語言，尤須有同一之語風。語言出於人爲，固可以人力同一之；語風受自然環境之影響，其發音機關有生理上之差辨，未可以人力同一之也。故曰，中國民族各屬間之氣質心性，必可因人事之推移而逐生變化；然變化之結果，可令各屬全與其本來之性爲貳，而欲各屬間有和同之氣質心性，則恐到底不可能也。

吾各屬民族氣質心性之所以相差太甚而文明之進益不易者，固由於自然環境爲之總因，而太任自然，太乏人工之糅矯，實亦不能自卸其咎也。我國開化既早，不幸甫入宗法社會，卽生少數聖人作之君，作之師，制禮作法，使宗法完密而一成難破。家族既固，則上不見有天下國家，下不見有個人。人民之個性湮沒，而人事界之競爭不烈。由是人民老死於家族之間；歷數世而一家且自爲風氣，何論一州一邑？此阻礙文明之一因也。各族有特殊之信仰；各保其固有之宗教儀式。於是宗教以外之教育，每每無從輸入；而國家亦未嘗於宗教以外之教育，特加注意。此阻礙文明之二因也。中國歷來以農立國。言儒術者，總以守土力田爲主；言權謀者，又尙以農强兵之說；而專制之君，則利用人民不相往來，以杜其智識之啓牖。於是上下一致重農，而薄視工商業。國民交往之機會少，因而氣質心性種種，無顯著之混化。此阻礙文明之三因也。各地語風既殊，語言亦異；而國家未嘗爲所以統一之之設施。語言不同，感情隔核，而各屬人卽欲交相來往，多感不便。國家一有變故，則此屬與被屬互相攻伐；卽以言語之同異爲情誼離合之樞紐。而客遊遠地者，亦以語言難通之故，所至各立同鄉會館；各屬間終不往來，卽終無以化除其畛域之見。此阻礙文明之四因也。人民孳生，悉聽自由，而無人工之裁制。人生以生子爲天，則只任其生，而不任其所以養。加以俗尙早婚，不及四十年，已易二世。社會上之貧民日增，而地土之生產品有限。民無衣食，流爲盜賊；而爲盜賊者，又只能擾亂閭閻，而無移殖國外之方。是故語有之，『三十年一小亂，五十年一大亂』卽所以消洩人滿也。大兵之後，繼以凶年饑饉，薦臻，疫癘橫肆；六十年一度淘汰，而六十年以來文明之蠶績，必且掃蕩一盡。依此軌蹟，循環不變。此阻礙文明之五因也。中國立國大經，既恃家族，故以自治之事付諸家族，而不以付之家族以外郡邑鄉黨等之社會。國家則集大權於上，使各屬人民無自由發展之餘地；而人民以國家不予以自治權力之故，亦遂任其惰性，愈無自治之動機。國家之能力，實又未能遂其統攝各屬使歸一致之奢望。此阻障文明之六因也。中國國於大陸，素與他國少相往來，國與國之間，因不得觀摩之效。國民坐井觀天，龐然自大；卽已見他國之優點，亦不欲舍己以從人。此阻礙文明之七因也。要之，中國文化不進之繁複原因，更僕難罄；此特舉其大端而已。

將欲正果，莫如去因；故欲使我民族互出所長，與世共進，則力去此阻礙文明之諸因，實吾國民之要圖也。所以去諸因者，——

（一）蔑棄宗法，改革家族制度，令個人得以自由發展其個性。

（二）以發展個性之教育，代宗教，使宗教上之種種儀式日卽廢除，卽祖先崇拜，亦爲宗教儀式，亦在廢除之列。

（三）力興交通事業，並於重農之外，兼顧工商業之獎勵。

（四）人民之交通頻繁，自可使語言逐漸統一；然其效太徐。故於振興交通事業之外，尤須從事於教

育上之語言統一。

(五)敎育進步自可以使人口之生殖率減少，徵諸歐美足以知之。然此種效果去中國之現狀太遠。故結婚之限制，誠不可不付國家或社會以極大之權力而嚴訂其條件也。至若英美各國之人種改良運動，一方面亦足以杜人口之濫生；採行之亦急務也。

(六)關於治道一切採絕對之放任主義，施於地方令各屬實行地方自治，則各屬以彼此相形之結果必能展其特性？增文化進益之速率。

(七)力迎歐化，使東西文明融合而令中國有再生 the Renaisance 之機。

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初藁，八年三月九日再版改正。

一個勤學的學生

汪敬熙

在高等文官考試末一次出榜的頭一天的夜裏，丁怡躺在他學校宿舍裏的床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直到了打過四點鐘，他困極了，方纔能合上眼，矇矓睡去。早晨打六點鐘的時候他却又醒來，掀開帳子一看天已經明了，他便急忙穿上衣服，下了床，喊校役。他喊了一大會兒才來了一個衣服不整，剛起床的校役替他舀臉水。他洗完臉，也沒有吃點心就往學校去了。

學校同宿舍一樣，也是纔開了大門。丁怡進門之後，一直走到敎務處，看見敎務處內只來了一個職員，他就向這個職員要請假簿。這個職員聽他要請假簿，立刻現出詫異的神氣，問道：「丁先生！你從來不告假的呀！為什麼今天大清早兒就跑來請假呢？」丁怡紅着臉啊啊了幾聲，纔慢慢的答道：「因為……因為有點要緊的事，一早就要出去。」丁怡拿到了請假簿，看了一會，請那職員敎給他寫法，草草的寫完了，把筆一丟，便離了敎務處。

丁怡出了學校的大門，僱了一輛洋車，到國務院門口去看榜。起初他總嫌車子走的慢；他同車夫說道：「快快的走，多加你兩個銅板！」繼而他心裏想起考的時候的種種不得意的事體，惟恐不取，怕去看榜，就叫車夫慢一點兒走。後來他心裏跳的七上八下，甚是不甯，覺得還是早到國務院門口看看痛快，便又催車夫快跑。

車快到國務院了，丁怡坐在車上，覺得心跳的更利害了。他恍如前清時大車拉着往菜市口的囚犯，走的越近，心裏越難過。離國務院門口約有四丈遠，他在車上已看見牆上沒有貼榜，他立刻焦燥起來，

教員仿佛有幾句得意的話要講就站來說道：「三國志演義開頭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幾句，我們讀的時候，多半以小說看他便輕輕讀過。其實由歷史上看起來，他說一點也不錯！你看由唐虞三代以至現在，我們中國豈不都是統一幾百年，便就分成若干小國呢？即如前清統一中國二百多年之後，就有現在南北分裂的現象。這種現象甚爲奇怪。但是我們究竟不知他的原因是什麼？」說到這裏，把右手提起慢慢往下一撇，頭往左一歪，嘴往兩邊一咧，鼻子向上一聳，嘻嘻的強笑一聲，接著往下說：「這眞奇怪呀！」講臺底下的學生却仍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又過了一會兒，有個伏在桌子上睡的學生，睡的太美了，就呼呼的鼾聲大作，教室內的學生都吃了一驚，抬起頭來向他看，和他同坐的那個學生悄悄的推他一下。他微微動一動又往睡鄉去了。這時候教員又講到得意之處，又自己強笑一次。

下堂鐘敲了。學生都預備著走。教員急忙站起來大聲說道「諸君慢慢走！我有一句話說：現在就要考了。我教的歷史這門功課也算教完了。我考的時候，出三個題作兩個。我的講義上頭只有講漢代武功，唐代文化，及太平之亂的三處最爲重要。諸君務必注意，務必仔細看看！」說罷一歪頭，一咧嘴，一聳鼻，嘻嘻一笑。這番學生却也都隨著他微微一笑。

詩

十二月一日到家

胡適

往日歸來，纔望見竹竿尖，纔望見吾村，
便心頭亂跳，遙知前面，老親望我，含淚相迎。
「來了？好呀！」——別無他話，說不盡歡喜悲酸無限情。
偷回首，揩乾淚眼，招呼茶飯，款待歸人。
今朝——依舊竹竿尖，依舊溪橋，——
只少了我的心頭狂跳！——
何消說一世的深恩未報！
何消說十年來的家庭夢想，都一一雲散烟銷！——
只今日到家時，更何處能尋他那一聲『好呀，來了！』

春雨

葉紹鈞

霏霏的幾天春雨，登樓遠望，煙樹迷離。
那洋涇港畔的平田，早披上綠絨衣。
還記去年初夏，看農夫插秧在那裏；
還記稻穗經風，宛如大海碧浪無邊際；
還記農夫割了串串黃金穗，舂做粒粒珍珠米：
——這都是眼前的事體！
霏霏的幾天春雨，平田又披上綠絨衣。
轉眼間，如箭光陰，又到麥秋天氣。
稻哩！麥哩！輪流更替，同在一塊田裏。
是不絕的生機，是無窮的地利！

『雪』

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羅家倫

往日獨登樓，
但見慘淡寒煙，滿城昏黑。
如何隔夜推窗，
變得這股清白！
難道是『大老』愛銀子的精誠，
感動『老天』把世界變成這樣顏色。
還是『老天』不忍地獄沉沉，
也教他有片時的改革。

遙想暢觀樓中，陶然亭下，
有人帶酒披裘，稱心賞雪；
那知道地安門前，皇城根底，
還有人穿著單衣，按著肚皮，震著牙齒，
斷斷續續的叫『了……了……不得！』

悼亡妻　顧誠吾

一

自你歿後，伊鬱凄凉，塡胸滿意。
不解我處順境的時候，爲什麼愛聽哀情的戲？
那十萬金中，翠蓮自縊，未殊，對著兩兒，千迴萬轉，
不忍捨棄。
說道；「我死之後，一個在前廳叫著爹爹，爹爹，爹爹有
事不能顧及；一個在後園哭著媽媽，可痛你媽
媽早已死去。」
我聽了這兩句，屢屢下淚。
可怪這些話頭，如今竟作成了讖語，我眞到了這
般境地；
我看著兩兒依戀我的態度，實敎我無心作事。
長女初在識字，識到「父」「母」知道他「母」已
死。次女方才學話，會說得那「爹爹」「媽媽」，顧
盼自喜。」
我對他說，「你叫媽媽已遲，可憐你的媽媽已無
從叫起。」
他瞪目不懂，猶是叫個不住！

二

自你歿後，媒人來了數十起；
不是東家知算能書，便是西家貌美嫺家事。
鬧得我意緒沉悶，苦無法遣止。
老人責望，總是「有婦侍高堂；有子延宗系。」
家庭養育恩情高厚，我何忍別異？
又旁無弟兄，下無男子，我何能徑情率意？
從前的早婚，和將來的續弦，都似一工人爲家中
服務，我亦拚做工人，不敢說自由意趣。
但可憐我在你病榻之旁，重重申誓，而今何似？
我亦不敢問你，我到底是有情無義？

冬夜之公園　俞平伯

『啞！啞！啞！』
隊隊的歸鴉，相和相答，
淡茫茫的冷月，
襯着那翠疊疊的濃林，
越顯得枝柯老態如畫。

兩行柏樹，夾着蜿蜒石路，
竟不見半個人影。
抬頭看月色，
似煙似霧朦朧的罩著。
遠近幾星燈火，
忽黃忽白不定的閃鑠：——
格外覺得清冷。
鴉都啞了；滿園悄悄無聲。
惟有一個，突地裏驚醒，
這枝飛到那枝，
不知爲甚的叫得這般凄緊！
聽他彷彿說道，
「歸呀！歸呀！」

深秋永定門城上晚景　傅斯年

我同兩個朋友，
一齊上了永定門西城頭。
這城牆外面，緊貼著一灣碧靑的流水；
多少顆樹，裝點成多少頃的田疇。
裏面漫瀰的蘆葦，
鑲出幾重曲折的小路，幾堆土隴，幾處僧舍，
陶然亭，龍泉寺，鸚鵡邱。

城下枕著水溝，
　裏外通流。
最可愛這田間。
看不到村落也不見炊煙；
　只有兩三房屋半藏半露影捉捉在樹裏邊，
雖然是一片平衍，
　樹上却顯出無窮的景色，
　樹裏也含著不盡的境界，
　叢錯深秀，迴環。
那樹邊地邊天邊，
　如雲，如水，如烟，
　望不斷——一綫。
忽地裏撲喇喇一響，
　一個野鴨飛去水塘。
髣髴像大車音波漫漫的工——東——噹。
又有種說不出的聲息若續若不響，
轉眼西看，
　日已臨山。(一)
起出時離山尚差一竿；
　漸漸的去山不遠；
　一會兒山頂上只剩火球一線；
　忽然間全不見。
這時節反射的紅光上翻。
山那邊岡巒也是雲霞，雲霞也是岡巒；
　層層疊疊一片，
　費盡了千里眼。
山這邊紅烟含著青烟，
　青烟含著紅煙，
　一齊的微微動轉，
似明似暗；
山色似見似不見；——
　描不出的層次和新鮮。
只可惜這舍不得的秋郊晚景昏昏沉沉的暗淡；
　眼光的圈匆匆縮短。
樹煙和山煙遠景帶近景一塊兒化做濃團。
回身北望，
　滿眼的渺茫；
　白葦漸漸成黃葦；青塘漸漸變黑塘。
任憑他一草一木都帶着萎黃——頹唐——糢
　糊模樣。
遠遠幾處紅樓頂幾縷天竈煙正是吵鬧場繁華
　地方；
更顯得這裏孤伶悽愴。
　荒曠氣象，
　城外比不上他蒼涼。

(一)西山去此有三十餘里，故日甫下山天已昏黑。

嘲非有君　　亡是

我不見你，
我如同墮在千丈深的山谷底：
既不見天光，
又無生趣。
我見了你，
我心就如同天上的月亮落在大海裏；
隨波上下，跳來跳去。
你說『我還是見你不見你？』

思想本身。

確定邏輯領域而爲之嚴密劃界，大非易事，以是之故，吾黨研治邏輯，嘗有被迫，不得不超出邏輯問題之上而更進一層者。斯則涉及邏輯與哲學之關係矣。欲聞其詳，請進而談之。

四．邏輯與哲學

邏輯者哲學之門徑，爲治哲學者所必由；許多中等學校，每設此科，爲哲學的預備。篤而論之，邏輯豈祇哲學不可少之預備，任治何種科學，邏輯皆爲需要。須知邏輯非心靈之桎梏；梏束心靈於西班牙之靴中，梅斐斯脫 Mephisto 滑稽之談，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而已，不足措信也。彼蓋訓練心靈，使富思想，不爲無意識若盲目之結論。必然與且然之分，非邏輯其孰能知之哉。邏輯示吾人注意思想律，思想律者自然律也；又置重思想結果之考驗。總上觀之，無論何種科學，邏輯皆不可少。

邏輯深高問題之探究，嘗逸出正當觀點之外，侵入哲學範圍：幾爲不可免之事實。有欲明白了悟概念與其符標之關係，如概念論所說之清省者；有欲考究判斷與結論之域限，或效驗者，人智能知實體與否？是問題也，蓋未可忽。

茲之問題，論列人智之根源與能度，已非邏輯之事，蓋浸沈於哲學最要部知識論之漩渦中矣。當知知識問題，卽不能不涉及知識對象問題。知識對象者何？最後實體也。由是以談，邏輯究竟，終歸宿於實在論，宇宙論，或形上學。

中國文學史分期之研究

傅斯年

近年坊間刊行之中國文學史，於分期一端，絕少致意。竟有不分時代，囫圇言之者；間爲分期之事，亦不能斷畫稱情。覽其據以分期之意，恉恆覺支離：此亦一憾事也。北京大學文科國文門規定分中國文學史之教授爲三段：一曰上古，自黃帝至建安；二曰中古，自建安至唐；三曰近古，自唐至清朝。似此分法，大體可行；然於古今文學轉變之樞機，尚有未愜余意者。就余所知，似分四期爲宜。今列舉如左，

一．上古。　自商末葉至戰國末葉。

二．中古。　自秦始皇一統至「初唐」之末。

三．近古。　自「盛唐」之始至明中葉。

四．近代。　自明宏嘉而後至今。

談文學史者，恆謂中國文學始於黃帝：此語驟觀之似亦可通，細按之則殊未允。黃帝時書，皆不傳，今但有僞內經而已。雖殘缺歌謠，有一二流傳至今，正不能執此一二殘闕歌謠，以爲當時有文學之證。何者？此一二殘缺歌謠，不足當文學之名也。其後有所謂虞書者，今所傳堯典（僞孔舜典在內）是也。此篇文辭，大類後人碑銘墓誌，決非荒古之文。尋其梗概，與大戴禮記中宰予問五帝德無殊。開始卽曰『稽古』，作於後代可知。意者同爲孟子所謂傳，漢世所謂儒家所傳之書；傳其後，眞堯典亡佚，遂取堯典之傳以代之。（說詳拙著尚書十論）堯典既不可據，則當時文學，不可得言。虞書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之語；尚書大傳載卿雲之歌，舜時文學，似已可謂成立矣。然虞書僅有詩之名，詩之實未嘗傳於後代；卿雲諸歌，又未

可確信爲眞。故不能以虞代爲中國文學所託始。『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鄭康成詩譜序語）其他散文，禹貢甘誓頗可信。然禹貢僅言地理，甘誓不過詔令，不足當文學之名。至於商朝，雖鄭康成以爲『不風不雅』，而頌實存。古文家以商頌爲商代之舊，由今文家言之，則西周之末正考父作。今以商頌文詞斷其先後，似古文家義爲長。（余固從今文非古文者，獨此說不可一概論。）縱以頌非商舊，而風中實有殷遺，周南汝墳之二章云，『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爲殷末之作，決然無疑。（汝墳爲殷畿內水）又關雎篇云，『在河之洲。』章太炎先生云，『南國無河，岐去河亦三四百里。今詩人舉河洲，是爲被及殷域，不越其望。且師摯殷之神瞽，殷無風，不采詩，而摯猶治關雎之亂，明其事涉殷。』此關雎爲殷詩之確證。今第一期託始於商者，以商頌存於後世，商末詩歌猶可見其一面。至於前此而往，自黃帝至於夏年，以理推之，不可謂無文學。然其文學既不傳於後世，斷不可取半信半疑之短歌以證其文學。惟有置之。編文學史而託始黃唐虞夏，泰甚之舉也。

西周文學大盛矣；韻文則有『詩』，無韻文則有『史』有『禮』。從文學之眞義，『禮』不能尸文學之名；然舍『禮』而僅論雅頌豳風二南，其文學固可觀也。東周可謂中國文學最自由發達之時代。約而論之，可分六派。一曰『詩人』之文學，邶以下之風（除豳）與所謂『變雅』者是。二曰『史家』之文學，國語左傳（在內）戰國策吳越春秋越絕書是。（此數種未必盡眞）三曰『子家』之文學，孔子之易繫，子思之中庸，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之類是。四曰『賦』之文學，荀卿之『賦』是。（荀『賦』之體，必當時有之，作者諒不僅荀子一人，特傳後惟者，荀子耳。）五曰『楚辭』之文學，屈平宋玉景差所爲者是。六曰歌謠之文學，散見之歌謠是。凡此諸派，各不相同，然有普遍之精神，則自由發展，有創造之能力，不遵一格是也。故以文情而論，同在一時而異其指趣；以形式而論，師弟之間而變其名稱。（屈詞宋賦，體各不同。）今試執此時所出產之文學互比較之，有二家相同者乎？無有也。是眞可謂中國文學最自由之時代矣。降至漢朝，此風頓熄。夫知東周之政治思想不與秦漢侔，則知東周文學不可與秦漢合也。

自秦至於『初唐』，爲中國駢儷文學歷層演化之期。此時期間，文學之推移，恆遵此一定趨向，不入他軌。若前期之自由發展，不守一綫者，概乎未之聞焉。秦代文學特出者，李斯一人耳。此人之推翻東周文學，猶其推翻東周政治與思想也。李斯之文今存者，當以諸刻石與諫逐客書爲代表。刻石之文，一變前人風氣；誠如李申耆所云，『亦焚詩書之故智』。其赫赫之情與其四字成章之體，後世駢文之初祖，『廟堂制作』之所由昉也。諫逐客書一文，多鋪張，善偶語，直類東漢之文矣。西漢司馬相如楊雄之賦，用古典，好堆砌；故雖非駢文，而爲後世駢文樹之風聲。（漢賦乃楚詞之變，文體差近，故分文學時代者每合楚漢爲言。其實楚詞漢賦，貌同心異，論其質素，絕不侔也。）至於東漢魏晉之世，竟漸成對偶鋪排之體。宋齊而降，規律益嚴。至於陳周之徐庾，『初唐』之王楊，駢體大成矣。此將千年間，直可謂風氣一貫。自李斯始，儷體逐漸發達，經若干階級，直至文成駢，詩成律，然後止焉。此時期中，豈少不遵此軌者，若漢之賈誼，猶存楚風，枚李五言，不同詞賦，王充好以白話入文，陶潛不用時人之體，然皆自成風氣，爲其獨至。或託體非當時士大夫所用之裁，（如枚李五言之體，在當時不過里巷用之，士人不爲，東漢以後，士人始漸作五言耳。）或文詞不見重於當代，（如王充）或僅持前代將沫之風，（如賈誼之賦）或遠違時人所崇，（如陶潛是。當時時尚之五言詩，乃顏謝一派，而非陶也。）皆不能風被一世。其風被一世者，皆促駢文之進化者也。平情

論之中國語言爲單音，發生騈文律詩之體，所不能免也。然以騈文之發達，竟使眞文學不能出現，此俳優偈咒之僞文學乃充滿世間，誠可惜耳。此時期中惟有五言詩雜體詩爲眞有價値之文學；然五言至於潘陸，中病已深；齊梁以後，成爲律體，更不足道焉。

騈文演進，造於極端，於是有革命之反響。此革命者，未嘗明言革命，皆託詞曰復古。雖然，復古其始也自創，其繼也復古；託詞也，自創事實也。貴古賤今，中國人之通性，不曰復古，無以信當世之人。然其所復之古，乃其一己之古，而非古人之古。此種革命之動機，蘊釀於隋唐之際，成功於『盛唐』之時。隋煬唐太皆有變古之才。至於『盛唐』詩之新體大盛；至於『中唐』文之新體大盛；六朝風氣漸歇矣。以文體言，唐代新體有數種，七言詩（六朝人固有七言，如鮑照之倫，然不過用於歌曲，偶一爲之，未能成正體。）詞，新體小說等是。世謂開元元和之世，詩多創格，不爲虛語。以文情論，六朝華貴之習漸堙，唐代文學漸有平民氣味。即是以觀，不謂唐文學對於六朝爲新文學，不可也。宋元文學又多新製。要之，此時期中可謂數種新文學發展期。其與第二期絕不同者，彼就騈文之演進一線而行；此則不拘一格，各創新體，亦稍能自由者也。又此期之新文學可分二類：甲爲不通俗的新文學，若杜子美白香山之詩，韓退之柳子厚之文，以至宋人之散文七言詩等是，此種文體含復古之性質；乙爲通俗的新文學，如白話小說詞曲劇等是，此種文體唐代露其端，宋元成其風氣。以文學正義而論，此最可寶貴者也。乃二種新文學演化之結果，甲種據騈文專制之地位，囊括一世；乙種竟不齒於文學之列。尋其所由，蓋緣爲乙種新文學者不能自固其義，每借騈文律詩之惡習以自重，因而其體不專，其旨不能深造，其價値不能昭著；且中國之暗亂政治，惟有騈文可以與之合拍；固不容眞有價値之通俗文學盡量發達也。

詞曲之風，明初猶盛，故明之前葉宜歸於第三期。然自宏治嘉靖而後，所謂『前後七子』者出，倡復古之論。於是文復古，詩亦復古，詞亦復古。戲典無古可復，則捐棄不道；道之者則變自然之體，刻意賣弄筆墨；是直不啻戲劇之自殺。其後則有經學之復古，今文學之復古。自明中葉至於今茲，皆在復古期中。經學今文學之復古，有益於學問界者甚大。蓋前者可使學人思想近於科學，（漢學家）後者可爲未來之新思想作之前驅。（今文學派）獨文學之復古，流弊無窮，故中國人之『李奈桑斯』利誠有之，害亦不少也。條舉其弊，則文學之美惡無自定之標準，但依古人以爲斷；於是是非之問題，變爲古不古之問題。旣與古人求其合，必與今人成其分；離文學與人生，不免有離婚之情，而中國文學遂成爲不近人情不合人性之僞文學。（Inhuman Literature）質言之，此時期中最著之文學家，下之僅是隸胥，上之亦不過書蠹。雖卓異之才，如毛奇齡惲敬龔自珍者，亦徒爲風氣所囿，不能至眞文學之境界，不得不出於怪誕。固亦有不隨時流，自鑄偉辭，若曹雪芹吳敏軒者；然不過獨善其文，未能革此復古之風氣也。

中國文學史既分爲如是四期；今再爲每期定一專名以形容。

第一期，上古。『文學自由發展期』

第二期，中古。『騈儷文體演進期』

第三期，近古。『新文學代興期』

第四期，近代。『文學復古期』

今中國之新文學已露萌芽．將來作文學史者如何斷代．未可逆料；要視持新文學者魄力如何耳。

（此文爲作者讀書記中之一條去夏所寫者。以其或可爲編文學史者作參考特錄出之。）

論吾國今日道德之根本問題

吳康

孝爲德本之論．實出儒家諸子之言。孔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諸子之言孝亦至矣。而孝道之所以見重於當時者．實以家族制度爲之根本故也。吾國上古文化．至成周而集其大成。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太平；大封同姓子弟．祀父文王以配天；家族制度．於焉確立。東遷以還．諸侯力政．姦宄日出．機詐日萌．人心之不寧．卽爲致亂之本。孔孟諸子．懷救世仁民之念．惡夫天下之日入於衰亂而不可止也．乃卽其舊制．而以孝道爲倡。蓋家族制度猶存．卽孝道不能一日以去。就目前之事實而立爲近情之論．庶幾民易爲信而可維繫人心於不敝。故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是諸子提倡孝道之苦心．乃當時所不得已也。不意後之儒者．不知生活之道．隨時勢而爲變易．徒以古法將亡．而竭其畢生之力以思有以恢復之。爰至宋代．舊章已失．舊俗已熄久矣．而當時儒者．猶復昌言恢復宗子井田之法．以實其孝爲德本之論。故數千年之間．風俗政敎．略無變更。以至有清一代．異族入主中邦．猶復以孝爲立國之本．以倡導國人。學者之所景從．卽平民以是披靡矣。吾國數千年來國民道德之根本無他．惟孝道二字而已。以是爲道德之本源．卽千支萬派．由斯而出。故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而或又廣之曰：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其推重孝弟．可謂至矣。而孰知夫世變之日趨於無已也。或曰：吾國數千年來．以家族制度爲立國之本．柢固根深．非一日矣。按子之言．似不以孝爲德本之言爲然者。而孰知夫事實上之不可以已也。

曰，是大不然，家族制度，斷不容於二十世紀競爭劇烈之世。何也？交通既便，職業繁興，人各自為謀生，既不依賴家庭，則報恩之義，亦當然減淡。夫所謂孝道者，不過一報恩之義務耳，烏得以是為道德之本源乎？且此猶就目前之時勢而言也。假令他日者，社會分工之業既成，生育兒童之院設立，則生產一節，本為生理上不可避免之事。親於子無施，則子於親無報。權利義務，兩無相干，則孝弟之道，憑何而存哉？由斯而言，則孝為德本之論之謬，不俟辯而明矣。或曰，即如子言，孝道不容於他日，而顧可容於今時。蓋此日家族制度，猶未廢除，而國民教育，猶未普及，本人情以立論，就時勢而為言，則昌言孝道，以厚風俗，亦未始非今日實踐倫理上救標之一策也。曰，是又不然。此日家族制度雖未廢除，而社會生活漸已侵入歐化。國民教育日以普及，即家族制度廢除之傾嚮日深。且交通既便，文化周流，世界日趨於大同，生活自不能獨異。家族制度廢滅之日可待，孝為道德本源之論何存。由此觀之，吾人雖欲保存孝道於不敝，而亦無從入手也。此則就事實方面言也。更由字訓方面言之，則道德之義云何，吾人不可不明知之。說文云：「道，所行道也。一達謂之道。」「德，升也。」段注云：「升當作登，登得雙聲。」故德者得也，行道有得於心也。由是以言，道者，乃吾人日用常行之道也。德者，行道有得於心，是則行之成為習慣者也。合辭言之，即道德者，乃吾人日用常行成為習慣之法則也。此法則依生活而變化。蓋生活環境移易，則日常習慣，不能不變遷，而為相當之應付。此理之易明者也。故今日之生活，既非昔日之生活，則昔日之道德，自不能適用於今日之情勢。不明此理，而以生活環境相異之二期，取同一標準之道德，而强行之，烏乎其不僨也哉？今試將生活與道德之關係，以數學依變方式表之如左。

設道德 $= x$，

生活 $= y$，

一定不易之道（常數）$= M$.

則 $x \propto y$，即 $x = My$.

$\therefore$（道德）$\propto$（生活）

即（道德）=（一定不易之道）生活）

=（生活一定不易之道）.

由右式觀之，則道德依生活而變化，昭昭然矣。所謂道德者，即生活一定不易之道也。或曰：『由數學依變方式之理，X可依Y而變化，而Y亦可依X而變化；是道德可依生活而變化，即生活亦可依道德而變化。』曰：『是在理論則然，而在事實則不能也。蓋道德既為生活習慣常行之法則，則必先有生活而後始有道德。是道德有待於生活而存在，二者非平行式，乃因果式也。故在事實，僅有道德依生活而變化，無有生活依道德而變化。是道德非常存不變之物，則又彰彰明矣。』故由斯以觀，則孝道為教有待於家族制度而存在，而家族制度不能永存，則孝道自不能久立無變。按數學依變之理，又得一式如下。

設(孝道) = x

(家族制度) = y

生活一定不易之道(常數) = M

則 x ∞ y 卽 x = My.

∴ (孝道) ∞ (家族制度).

卽(孝道) = (生活一定不易之道)，

(家族制度)，

= (家族制度生活

一定不易之道)

如右式．若Y爲零．則X亦爲零。故家族制度泯．則孝道亦隨之而滅。至於家族制度之不能反待孝道而存在．則又以其因果式之關係．前已證明之矣。是故孝道既不能永存．則孝爲德本之論．不待攻而自破。然則道德之根本果以何爲標準乎．曰．在適合於其時生活常行習慣最平正之法則而已矣。夫如此．故君臣之分絕則忠義以亡。家族之制泯．卽孝弟以去。生活環境改變．則道德隨之以遷。無成勢．無常形。因時適變．不能定制者也。是以吾國今日道德之根本問題．乃在革除昔日一本不易，舊道德之觀念．而建設今日因時制宜新道德之標準是已。夫所謂，今日因時制宜新道德之標準何也？卽在適合於此日生活習慣最平正之法則而已矣。就目前之情勢觀之．應規定者約有三事：

(一)注重人道主義．以平等博愛諸德實行之

(二)發達個人之利己心

(三)主張極端之自由思想

茲分疏之如下．

(一)注重人道主義．以平等博愛諸德實行之　夫民生而不能無羣．羣而無禮則爭。禮者．統道德法律而言也。吾今討論道德之問題，且就道德之禮而言之，所謂道德之禮者何？自其消極方面言之，卽彼此守道德上人己之界域而不相侵害。自其積極方面言之。則彼此互相愛護．互相扶助．利則共享，禍則分受，排已我之私，行汎愛之實，以求得人類全體之最大幸福爲目的．斯卽所謂人道主義也。是故前者近於義．而後者近於仁。行之以仁．守之以義。斯能實得人道主義之精神．而社會全體之幸福．卽於焉覘之矣。然所謂行之以仁者．其道又何如。今標其目．則平等博愛是已。平等者．視人類全體同等而無差別者也。博愛者．卽實行利他之實。墨子所謂兼而愛之兼而利之者也。夫社會之階級制度猶存．不平等也。人各爲我之私．而侵及他人之權利。不博愛也。平等博愛亡．而其社會猶能日臻發達者．未之有也。援例以證．如印度之四民階級等威綦嚴。上下之情不通．故社會日以黑闇而卒底於亡。吾國人則各爲我私．而乏社會全體之觀念。故國勢亦日趨於弱。此其明驗也。夫人必有平等之觀念．而後有博愛之行爲．亦必實有博愛之行爲．然後能確保平等之觀念．是二者互爲因果。而平等之觀念．又卽以博愛之行爲表出者也。故吾人不求社會之發達則已。如欲求社會之發達．則舍實行平等博愛之愛不爲功。蓋必如此．而

後彼此之間互相護助。以彼之長補我之短。取我之有餘塡彼之不足。如此則人各事其所能而不害其所不能。人各利其所有而不歉其所不有。眞正分工之法行，則社會全體之幸福卽於焉出現。是爲道德之正義。而亦卽人道主義之極鵠也。

（一）發達個人之利己心　利己心者何？謂一切幸福之取得，以有利於己身爲目的者也。自字面觀之，似與人道主義相反。其實不然。人必能利己而後能利人。欲實行利人之道，必以利己主義爲其基礎。猶築室也。利己爲基牆，而利他爲棟梁。猶種標也。利己爲本根，而利他爲枝葉。基固而棟梁益堅，根深而枝葉益茂。利己心愈發達，則利他之觀念愈完成。何也？自心理學言之，人必明己身之苦樂，然後能推想他人之苦樂。然人必利己之觀念發達而後己身苦樂之感劇。從而爲去苦卽樂之行，是利己之實也。對於己身如此。則異日見他人之苦樂亦必同此劇感。從而助其爲去苦卽樂之行，是利他之實也。且利他之觀念既發達，則見他人之苦樂必同之而後快。是利他之行，又爲達利己目的之經程也。由此觀之，則發達利己之心，實爲完成人道主義之根本。人道主義其鵠的，利己主義其經程也。且夫當此競爭劇烈之世，欲求社會之發達，必人人各自發展其天能，而爲相當之貢獻於社會，則社會之幸福可增，而利己利他胥於是乎在矣。

（二）主張極端之自由思想　思想者事實之母也。思想而不正確，則事實無由純完。何也？源不清則流不澄。本不深則末不茂。其勢然也。是以吾人欲使生活事業之發達完全，則不可不先自培其思想。培養思想之道維何，曰在求思想之自由發展而已矣。夫心之官則思。思者一身之主也。思想而不自由，則舉動行爲受制縛矣。一身不能自主，倘何有生之樂之可云哉？吾國數千年來之社會生活，莫不受名教羈軛之苦。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思想之不自由，莫甚於此。間有能者，亦不過篤爲法古，則古之行而已。嗚呼！此吾國數千年來之民智民德所以略無進步也歟！故吾人今日者果欲創新生活，滌新道德，求爲廿世紀之新國民，則必自實行其思想革命始。除昔日保守盲從之習慣，而礪今日自由意志之精神。思想純全，則事實不敗。如此則吾國之興可操券而俟也。

總斯三者，實爲吾國今日新道德之急務，而爲愛國之士欲求發達社會文明者所不可不深思而審取者也。

心氣薄弱之中國人

孟眞

嘗年顧甯人先生曾有句道理極確，形容極妙的話，說『南方之學者，『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北方之學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到了現在，已經二百多年了，這評語仍然是活潑潑的。

我也從論語上，找到一句話，可以說是現在一般士流裏的刻骨的病，各地方人多半都如此，——仔細考究起來，文化開明的地方尤其利害：——就是『好行小慧。』

什麼是大慧，什麼是眞聰明，本來是句很難解決的話。照最粗淺的道理說，聰明是一種能力，用來作深邃的，精密的，正確的判斷，而又含有一種能力，使這判斷『見諸行事。』並不是外表的塗飾，並不是似是而非的伎倆。

但是現在中國士流裏的現象是怎樣？一般的人，只講究外表的塗飾，只講究似是而非的伎倆。論到做事，最關切的是應酬。論到求學，最崇尚的是目錄的學問，沒道理的議論，油滑的文調。『圓通，』『漂亮，』『幹才，』……一切名詞，是大家心裏最羨慕的，時時刻刻想學的。他只會『弄鬼，』不知道用他的人性。他覺著天地間一切事情，都可以『弄鬼』得來。只管目前，不管永遠；只要敷衍，不問正當解決法：只要外面光，不要裏面實在。到處用偏鋒的筆法；到處用淺薄的手段。

本來缺乏作正確判斷的能力，又不肯自居於不聰明之列，專做質直的事情，自然要借重『小慧』了。覺得『小慧』可以應付天地間一切事情，無須眞聰明，就成了『小慧主義』了。世上所謂聰明人，一百個中，差不多有九十九個是似聰明。似聰明就是『小慧。』惟其似聰明而不是聰明，更不如不聰明，的無害了。

何以中國人這樣『好行小慧』呢？我自己回答道，『小慧』是心氣薄弱的現象；一羣人好行小慧，是這羣人心氣薄弱的證據。中國人心氣薄弱，所以『好行小慧：』就他這『好行小慧，』更可斷定他心氣薄弱。現在世界上進步的事業，那一件不是一日千里！那一件不用眞聰明！眞毅力！那一件是小慧對付得來的！——可歎這心氣薄弱的中國人！

（二）

人總要有主義的：沒主義，便東風來了西倒，西風來了東倒，南風來了北倒，北風來了南倒。

沒主義的不是人，因爲人總應有主義的，只有石頭，土塊，草，木，禽獸，半獸的野蠻人，是沒靈性，因而沒主義的。

沒主義的人不能做事。做一椿事，總要定個目的，有個達這目的的路徑，沒主義的人，已是隨風倒，任水飄，如何定這目的？如何找這路徑？既沒有獨立的身格，自然沒有獨立的事業了。

沒主義的人，不配發議論。議論是非，判斷取舍，總要照個標準。主義就是他的標準。去掉主義，什麼做他的標準？既然沒有獨立的心思，自然沒有獨立的見解了。

我有幾個問題要問大家：——

(1)中國的政治有主義嗎？

(2)中國一次一次的革命，是有主義的革命嗎？

(3)中國的政黨是有主義的嗎？

(4)中國人有主義的有多少？

(5)中國人一切的新組織，新結合，有主義的有多少？

任憑他是什麼主義，只要有主義，就比沒主義好。就是他的主義是辜湯生，梁巨川，張勳……都可以，總比見風倒的好。

中國人所以這樣沒主義，仍然是心氣薄弱的緣故。可歎這心氣薄弱的中國人！

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中國文藝界之病根

孟眞

中國美術與文學，最慣脫離人事，而寄情於自然界。故非獨哲學多出世之想，也昔樂畫圖，尤富超塵之觀。中國自製樂器，若

琴瑟之類，所謂者皆所謂高山流水明月撒雲之屬，遠與人事不相及。繪畫中山水最多最精，鮮有繪人事者；繪之亦不能精。若夫文學更以流連光景狀況山川為高，與人事切合者尤少也。此為中國文學美術界中最大病根：所以使其至於今日，黯然寡色者，此病根為之厲也。

泛而論之，凡寄託於文學美術內之感情，第一，宜取普及，不可限於少數人，第二，宜切合人生，不可徒作曠遠超脫之境。在於中國，皆反此道。美育一端，竟為士人所專，不取普及，惟不取乎普及，故文學美術之價值，因之減削。繪畫則不能作人物，（宋元以來人物畫非特無寄託之旨，並人之形式，畫不周全，劣陋極矣。）音樂則不能宜人情，（琴瑟之曲，絕遠人事，琵琶頗宜人情，正以其來自外國也。）文學則小說戲劇最不發達。今欲去此酷毒，返之正則，惟有刻刻不忘人生二字，然後有以立其本耳。英詩人 Blake 有云：——

Great things are done when nen and montains meet,

Nothing is done by jcstling in the street–

此為當時英國風氣言之。如在中國，惟有反其所說；以謂人與山遇，不足成文章；佳好文章，終須得自街市中生活中也。

自知與終身之事業

孟眞

希臘七賢中有云，『汝其自知。』此語自解釋上言之，頗多義蘊，姑取一端而論，則謂人宜有自知之明也。自知之人，度己之材，恰充其量，無過無不及。不完全者，人之性則然：盈於此者，恆絀於彼。人每有一節之長，而衆節無不長者，則殊未有。審己之短，忘己之長，因而自餒者非是，忘己之短，從己之長，因而躬自尊大者，尤為非是。必自知周詳，避短就長，然後一生事業，有所託命。否則己之不知，而況於人，而況於物，而況以己身遇事理之至賾乎。

人惟有自知之明，斯宜自度己材，擇一適宜之終身職業。蓋終身之事業，必緣終身之職業以生。凡學與術，皆以習久而精。操一業以終其身，與數易其業者，所詣淺深，未可比論。故荀卿云，『好稼者衆矣，而稷獨傳者一也：……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然世人恆不肯擇一職業，終身守之，則亦有故。一為虛榮心所迫，二為侈養心所驅，社會上待遇各項職業，恆有榮卑之差。人不能無動於中，乃舍其素業，以就其向所不習。『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乃姑舍己以從人，『吾未見其尊己也』是之謂虛榮心。職業無尊卑，而所入有差別。所入多者，可以應欲願之求；舉凡衣食寢處，不妨肆意為之。人見而羨之，以為己之所入，不能若人，則姑舍已以從彼；侈養於四體，而薄養於心性。是之謂侈養心。凡此二者，欲解其惑，則亦有說。知職業原屬平等，虛榮心斯不足擾，知奉養之儉侈，與心神之局泰無與，侈養心斯無從生。各類職業，原無貴賤之別。苟非不正當之職業，未有不為社會所需要者。惟其皆為社會所需要，自無從判別其尊卑小大。社會上存尊卑之見者，妄也。所入厚者，所需愈多，所累愈重，因之心境常不得安。故欲厚其養，惟有減其心神之安；甯心安則養薄，養厚則心促。以心境與奉養之度相乘，任在何人，其積每為一致。於此可知力求侈養者，『狙之朝四暮三』也。

韓詩外傳記閔子騫云『出見裘馬之肥則好之，入聞夫子之言則又好之。兩心交戰，故瘠也。』不能擇一職業，終身守之，以成終身之事業，能無瘠乎？

社會——羣衆

孟眞

中國一般的社會，有社會實質的絕少；大多數的社會，不過是羣衆罷了。凡名稱其實的社會，——有能力的社會，有機體的社會，——總要有個密細的組織，健全的活動力。若果僅僅散沙一盤，只好說是『烏合之衆。』十個中國人，所成就的，竟有時不敵一個西洋人。這固然有許多緣故，也因為西洋人所憑託的社會，是健全的，所以個人的能力，有機會發展：中國人所憑託的社會，只是羣衆，只是有名無實，所以個人的能力，就無從發展。把礦物做比喻，西洋社會，是多邊形複式的結晶體，中國社會是附着在岩石上半沙半石的結合。

先把政治上的社會做個例：一個官署，全是『烏合之衆。』所做的事，不過是『照例』的辦法，紙篇上的文章，何嘗有活動

力?何嘗有組織?不過是無機體能咧!至於官署以外,官吏中所組織的團體,除去做些破壞的事情,不生產的事情,不道德的事情,也就沒別事做了。只好稱他羣衆了。又如工商界的組織,雖然比政界稍好些;然而同業的人集成的『行』多半沒能力的。又如近來產生的工商會,比起西洋的來,能力也算薄弱多了,——這仍然是社會其名,羣衆其實。至於鄉下的老百姓,更是散沙,更少社會的集合,看起中國農民,全沒自治能力,就可知道他們止有羣衆生活。

說到學生的生活,也是羣衆的,不是社會的。就以北京各高級學校而論,學生自動的組織,能有幾個?有精神的生活,能有多少?整日的光陰,全耗費在『胡思,』『幻想,』和『談天,』『消遣』裏邊。兼有顧亭林說的南北兩派學者之長,——『言不及義,』『無所用心。』每天下課的時候,課堂上休息的時候,和吃過晚飯以後,總是三五成羣,聚成一堆,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用來『遣時。』若是把這廢棄的光陰,移在自動的組織上,豈不大好:然而總是不肯的。所以這樣的生活,只可算做在羣衆裏邊,做散沙的一分子。

總而言之,中國人有羣衆無社會,並且歡喜羣衆的生活,不歡喜社會的生活,覺得羣衆的生活舒服,社會的生活不舒服。

還有一層,『社會上之秩叙』和『社會內之秩序』很有分別。前者謂社會表面上的安寧,後者謂社會組織上的系統。二名雖差在一個虛字,却不可把兩種秩叙混爲一談呢。一切社會表面上的秩序,除非當政府昏亂,——像一年以來某派的窮兵黷武,——是不容易破壞了的。所以袁世凱當國時代,處處都是死氣,大家却還說他能保持社會的秩序。但是這表面上的秩序,尙是第二層緊要,比不上社會內的秩序關係重大。

現在中國社會內部裏的秩序,實在是七岔八亂。一個人今天做買賣,明天做起官來了,去年當工程師,今年當政客了,任憑什麼職業,誰都幹得來。誰都幹不來。給他幹就幹得來,不給他幹就幹不來。這是社會組織的系統,缺乏秩序的一端。又如在一種職業以內,譬如在一衙門當差,若是靠著辛辛勤勤,做按部就班的事情,就不免『馮公白著,屈於郎署:』若是不注重自巳應辦的事,去幹些蠅營狗苟,一定能夠躁進。又譬如在一家店鋪內,穩穩當當的做事,隔幾個月加一回薪水的事,是不容易有的,全不給人一個向上的機會,那能長久守著,只好今天改這行,明天改那行,弄得社會就七岔八亂了。這又是不照秩序的一端。這樣事隨處可見,也不必多舉。總而言之,中國社會的內部,不是有條理的:易詞言之,是大半不就軌道的。生出的惡果,也無可數。其最顯著其最禍害的:第一是使社會上多失職和不稱職的人:第二是使社會不健全了。

社會的信條

孟真

一般社會裏,總有若干公共遵守的信條。這些信條,說他沒用,他覺一文不值,說他有用,他覺有自然律的力量。中國社會裏,自然也有若干信條的。這些信條,是從歷史上遺傳下的,是有極大力量的,是拿道德所託命的。我們因爲今昔時代不同,這些信條不應時,發出許多破壞他的說話,就有許多人很不以爲然的。四月間有個朋友和我辯說——社會上總要有若干信條,大家遵守,才能維持秩叙,發展公衆的福利。要是你也從自由的思想,他也從個人的判斷,大家東跑西跑,沒有標準的是非,豈不要鬧糟了嗎?

我回答這說話道,爲保持社會上秩叙起見,當然須賴公共的信條。但是信條與信條不同:總要分個是非,——辨別他的性質,考察他的效果,——不是可以一味盲從的,我且分析說個大概,

(1)社會上的信條,總當出於人情之自然。那些『戕賊人性以爲仁義』的宗教名教的規律,只可說是桎梏,不能拿他當做信條,所以信條的是非,總當以合於人情或不合人情爲斷。我們若是服從不合人情的信條,必定變做玩戲法的『奇人』了。——那些造這信條的人,對於服從信條的人所有的『功德,』就和玩戲法的對於他的『奇人』一樣。

(2)這種信條,總要有意識,總要對於社會或個人有利益。信條的用項,全是爲增進社會的幸福起見,若並無利益,或者有害,反來遵守他,也算無靈性了。

(3)信條總應合於現日的社會情形；若是遺傳的信條，經過若干年，社會的性質改變了，人生觀念不同了，我們反來遵守歷史上的信條，豈不同信仰死靈魂，崇拜泥菩薩一樣？可是中國現在社會上的信條，一百件中，就有九十九件是死靈魂，泥菩薩。

照這看來，信條一類物，須是應社會上所需要，出於自然，具有意識。若果遵守矯揉造作，不合時宜的信條，就有入地獄的苦痛。現在我舉個例。我曾在一本筆記上，見過一種福建的特俗，大概說：——

延平一帶地方，未婚婦女，死了定婚的丈夫，便要尋死，這種風氣李氏最盛。李氏是那裏巨族，曾經出了個所謂名臣名儒的李光地。這位名臣名儒，立了條家法，凡是未婚女子，死了丈夫，須要殉節。若是不肯，別人當助他死，好求旌典。照這家法行了下來，就有不願死的，家中父母無可奈何，把他絞死，然後請旌。因而李氏一家受旌最多。鄉人見了，羨慕的了不得：一齊學他，就成了風俗。

作筆記的人，把事實寫完，便大大讚美一番。看官！這樣信條，地獄有他慘酷嗎？可是一般社會上人反說是『名教攸關』哩！

諸位切莫疑我舉了個極端的例。我不過說個顯而易見的，來做證據。那些外面看不出，可惡骨子裏却害人到底的信條，正是多著呢！

簡話截說，我們總要做人，不要做『戕賊杞柳而成的桮棬』：總要從心內的判斷，自然的性質，不要從社會的強壓力。我們必須建設合理性的新信條，同時破除不適時的舊信條！

（以上四條係去年六月中所作筆記）

破壞

孟眞

幾個月來，為著暴亂政潮的反響，受了歐戰結局的教訓，中國的思想言論界，漸漸容受新空氣了。什麼民本主義，一齊大談特談。有幾家政黨作用的報紙，居然用白話做文，居然主張自由思想，居然登載安那其主義克魯泡特金的自敘傳，這總算難能可貴的，也是可以樂觀的。

我今天在一家上海報紙上看見一條短評，說：——

現在中國的情勢，要求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藝的輸入，非常之殷，恐怕是沒有人不曉得的。但是有一班人，他雖是做這輸入的事業，然並不是將新文藝，新道德，新思想，多多益善的輸入進來，却在那裏專門想打破舊文藝，舊道德，舊思想，終日裏做了許多駁難痛罵的文章。

我以為這個樣子，與那新陳代謝的道理，頗不相合，譬如一個瓶，藏滿了舊空氣，如要改為新空氣，雖是終日拿這個瓶來搖動，那舊空氣依然不出去的。所以我們若認定中國今天既需要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藝，我們就該盡量充分的把他輸入，不要與那舊道德，舊思想，舊文藝挑戰；因為他自然而然的會消滅的。

這話猛然看見，好像也有道理，仔細一想，竟是不能自完其說。新道德與舊道德，新思想與舊思想，新文藝與舊文藝，同時佔據同一空間，不把一種除去，別一種如何進來？若是中國並沒舊思想，舊道德，舊文藝，那麼只用介紹新的就完了，不必對於舊的打擊了。只是中國本來有一種道德思想，文藝，大家對他信服的很，以為神聖似的。若果不發現了他的不是，不能墜大家對他的信仰，心自然不能容新的，還用什麼方法引新的進來？一個空瓶子，裏面並沒多量的渾水，把清水注進就完了。假使是個渾水滿了的瓶子，只得先把渾水傾去，清水才能鑽進來。中國是有歷史文化的國家，在中國提倡新思想，新文藝，新道德，處處和舊有的衝突，實在有異常的困難，比不得在空無所有的國家，容易提倡。所以我們應當一方面從創造新思想新文藝新道德著手，一方應當發表破壞舊有的主義。這是勢必處此的辦法。像這家報紙的議論，竟是似是而非，不通的很呀。

但是我們新潮的主張，並不是僅僅破壞就可了事。我們對於破壞有幾層意見：——

(1)長期的破壞，不見建設的事業，要漸漸喪失信用的。

(2)若把長期破壞的精神，留幾分用在建設上，成就總比長期破壞多。

(3)發破壞的議論，自然免不了攻擊別人：但是必須照着『哀矜勿喜』的心理。現在思想沉淪的人，到處皆是，固然可惡的狠，可也一半是社會造就出的：他們不便自負完全責任。我們對於不同調的，總要給他們『逃楊歸儒』的機會，並且用『歸斯受之』的待遇。若果不然，一味的快意而談，可以接近的，也弄得上了千里之外；還能有什麼功效？還能化得甚人？須知立異的目的，在乎求人同我，不可以立異為高。現在中國的思想文藝界，實在可憐了：總要存大慈大悲的心境，超脫一個是一個哪！

這一面是這樣講。也還有不得不非薄別人的時候，我們斷斷乎不可從鄉愿態度；我在本誌的發刊詞上，已經說過了。

十二月十七日

附錄

勞工神聖！（演說詞）

蔡元培

諸君！此次世界大戰爭，協商國竟得最後勝利，可以消滅種種黑暗的主義，發展種種光明的主義，我昨日曾經說過，可見此次戰爭的價值了。但是我們四萬萬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國的十五萬華工，還有什麼人？

這不算怪事，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呵！

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智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職員，著述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聖！

我們不要羨慕那憑藉遺產的紈袴兒，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克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操縱票價的商人，不要羨慕那領乾脩的諮議顧問，不要羨慕那出售選舉票的議員。他們雖然奢侈點，但是良心上不及我們的平安多了。我們要認淸我們的價值！勞工神聖！

書報介紹

記者

新青年雜誌

青年人最需要的有三種事物：第一，是主義，第二，是智識第三，是用這知識本這主義所得的生活此外的需要總不若這三條是基本的。

我們向那裏取得這三種要索？這不消說是從書籍報紙上求了。能讀外國文的人自然方便的很：外國文的書籍，可以供給我們充量的知識，正確的主義，適當的生活，原是很多的。只可惜不能讀外國書的人，便難辦了。中國最可怕的情狀，莫過於出版界的消沉。年來出版的書籍，好的不過一兩部；其餘的我們讀了，非特無益而又有害：消滅了我們的知識，破壞了我們的主義，沉淪了我們的生活，使我們一步一步的，照着歷史的反背趨向，退化下去。雜誌日報更不消說了。日報只是替那些武人官僚，暴民，名士，……一切似是而非的人，作起居注，替那些『渾沌學者』『鸚鵡派的讀書人』，作吹打機關。雜誌多半含一種不可問的特殊作用；不然，便是沒主義的東拉西扯，只求充字數，不管主張是甚麼，眞成就了『雜』誌了。這些東西不特不能供給我們知識和主義，幫助我們生活；反可以為我們的累墜；落在裏面便一天渾沌一天。唯其如此，所以挑選幾種較為良善的讀物，幫助我們的生活，免掉這些東西的引誘，是急要的啊！我們現在就把新青年正重介紹給讀者。

新青年的可看之處，正因為他有主義；不發不負責任的議論，不作不關痛癢的腔調。他是種純粹新思想的雜誌。他在他的廣告上，說明他的四種主義，——

一，改造國民思想；

二，討論女子問題；

三，改革倫理觀念；

我且把這四條主義實行的成績，爲讀者述說一番。

第一條似乎像無邊無涯的說話，所以很難具體的說明。但是，中國現在的國民思想，却是渾渾沌沌，不可說他新，也未便說他舊，只是恍惚遊移，『合古今中外於一爐』罷了。所以對於一切事項，都難得親切著明，都是在雲裏霧裏的現象。新青年的好處，只是議論透徹：批評一切事項，總不肯糢糊放過，總用尋根澈底，毫不留情，全不猶豫的態度。讀者若能對於這種手段，取爲已用，自然思想上另是一番境界。判斷的方法變了。思想的境界清了，便能對於世界上事，立於批評的地位了。

新青年徵集女子問題的文章，應者極少；關於這問題，並沒得完滿的結果。但是也有一部分的成績可說。四卷一號有陶履恭君的女子問題一文，五卷三號有胡適君的美國的婦人一文，都是說明女子的超於賢母良妻的責任：凡現在的女子，都應領會。其餘幾篇談貞操的文章，也是女子釋放問題的一部。總比不關痛癢，毫無主張的一切婦女雜誌，有一得之長了。

改革倫理觀念一題，新青年一出世就守此宗旨，很惹起社會上的注意。這原是中國現在社會上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急待革命的一種事業。近來新青年的社員，又把這問題推廣了，對於新道德的建設，很有想去研究的趨勢。陶履恭君在第四卷裏有一篇新青年之新道德。所以這問題的前途，正是遠大；社會上很該注意。

提倡文學革命一事，是新青年的第一種成績。改造中國文學，本是極有利益，急待實施的事業；——這是改造國人的思想生活道德的先鋒。三卷中有胡適君的改良文學芻議一文，後來又有陳獨秀君的文學革命論。這是這事業的起點。到了四卷裏頭，差不多都是用白話做的文章；又有胡適君的一篇在中國文學史上極有價值的文章，叫做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把『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一個大主義，明白宣布：從此新文學建設的事業，站住了第一步；社會上的響應漸多，社裏邊也照着建設的預程進行。很有幾篇文學的白話文出產。翻譯的事業，也很進步；周作人君譯的小說，用直譯的方法，實在是譯書的模範。白話詩的成績尤好；有用西洋 Symbolism 的方法的，有用中國舊詩的情趣的，有寓意很好的，有寫景很卓越的。我們固然不能說他都好，可是有文學價值的，已經不少了。據我們看，新青年的社員，與文學相近的最多，所以這一題目下的事業，前途最有希望。

新青年裏的好文章，就質料而論，胡適君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和陳大齊君的闢靈學，實是在近來少有的。就文章而論，唐俟君的狂人日記用寫實筆法，達寄託的（Symbolism）旨趣，誠然是中國近來第一篇好小說。他如胡適君的易卜生主義，也是第一流的白話文。其餘短篇的白話文，好的更多。總而言之，他的材料可供給青年人的知識，他的見解可幫助青年人的主義，他的趣味可促進青年人前進的生活：所以記者纔敢把他介紹給讀者。

我們社裏同人，對於新青年有一種極厚的希望。希望他把所有的四個問題，努力建設，希望他另選幾個要緊問題，——如兒童問題，廢兵置警問題，和其他社會問題等，——積極討論，希望他取直線的進行，不滯在停頓的地位，希望他用種懇摯的態度，化可化的青年。

新青年現已出至第五卷第五號，每冊價洋二角，每卷一元。

總發行者；——上海中棋盤街羣益書社

每週評論

在北京惡空氣之下，不應有具有正義之報章。在北京惡空氣之下，却又不可不有具有正義之報章。這每週評論的宗旨，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八個大字：他的希望，只是『以後強權不戰勝公理』。他很注重國外國內政治社會的潮流。他對於新文藝很願有點供獻。所以雖然每週一小張，却勝過累出不窮的日報。讀他的人可用最廉的代價，最經濟的時間，知道世界上最新最要的事件。我想這類報章，國人定然歡迎吧？

每號定價大洋三分郵費在內。

發行所——北京騾馬市大街米市胡同七九號

廣告價目

（1）每期每頁十元，每半頁六元，每四分之一頁三元，刊刻花樣另議。常期登載者，酌定折扣。

（2）凡書籍雜誌，與其他學術上之廣告，經本誌認爲有益者，以對折。計算。

（3）其學術上之重要著作，本誌願盡介紹之義務者，不取廣告費。

（4）悪濫小說，與悪濫藥品，與其他有害之事物，本誌概不爲之登廣告。

（5）願登廣告者，如能以原書或原物見寄，以便審查尤爲歡迎。

新潮第一卷第二號

民國八年二月一日

編輯者 新潮社

發行者 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

印刷者 財政部印刷局

總發行所

北京漢花園

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

定價		
一册	全卷五册	全年兩卷
三角	一元二角	二元四角

郵費	
本國	每册三分
外 日本	每册三分
國 其他	每册六分